



~ 16
2779
6



門八10
2770
卷6

重編瓊臺會稿文集卷之十

明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記

霸州廟學記

我太祖高皇帝開國建號之初元歲在戊申是秋八月王師定元都明年冬十一月即詔相臣定學校規制條教來上閱月頒下天下府州若縣期以嗣歲正月開設學校時洪武紀元之次三年庚戌也霸州在勝國時隸大都路為支郡至是更路以府而州仍隸

照錄
九月十五日
附錄

焉州舊有學是時守臣因其舊起其廢用以應詔命
邦人士甫脫干戈卽得從事於俎豆詩書之習浣百
年之夷染復三代之華教其土地若始離洪荒其人
民若始出胞胎頓然一新非復往昔之舊矣肆我太
宗文皇帝建藩于燕旣而入正大統並建兩京霸自
是遂入邦畿內爲赤縣地密邇皇化凡教令之頒先
天下而首得之以故士風民俗日改月化視前代有
加焉乃成化四年太原李君庭訓來知州事始至循
故事詣學官謁先聖禮成退坐論堂進諸生講解經
傳顧瞻廟貌月就頽剝堂廡日將傾圯大懼學政廢
弛人才放失無以稱祖宗興學育才之意而有以來
瘵官不事事之誚退而謀諸同知湯鑑判官韓志良
訓導王繹等議以克合乃捐已俸節冗費究宿弊以
資用度不足而又募之富民召工市材揆日興作自
大成殿以及兩廡明倫堂以及三齋下至於師生之
舍庠庫門墻之屬咸一新之凡五閱月而厥功以成
太守率師生行舍菜禮以告成于先聖畢則大會僚
屬以落之是歲九月甲子也時監察御史三山陳公

奉璽書督學事巡行至霸師生合辭請文以紀其成
乃具書遣生員孫昱代請於予粵自孔子夢奠兩楹
之後中更秦禍漢興歷高惠文景四帝至於孝武元
朔五年益八十有三年矣而學始興雖以有宋崇儒
右文之世亦必更四君八十四年之久而後有州郡
之學惟我聖祖武功甫成而文教之興速在一二年
之間霸於是時人職方僅踰碁爾而遽得以沐浴教
養之澤服儒服事文事以有絃誦詠游之樂一何幸
也始者南北相望猶四千里今又幸近在輦轂之下
德澤之沾溉條教之宣敷朝發而夕至舉目而見側
耳而聞跂足而可以俟其至也得之既先則其所以
感發而興起之者烏可以後嗣今吏于茲師範于茲
受教養于茲者其尙急所先端其本勉力以圖報稱
以毋忘其所自哉是爲記

成化三年

高州府學記

高涼郡學興於公私力屈之時可書也天下之事動
之有機用之有要爲之有其方則不難於成十數年
來海以北地爲崑徭所侵掠民什喪其七八官府岌

矻然居民上凡事一切粗具上之人亦不甚拘以文
法按以故事至於學校一事尤以爲不急之務視之
蔑如也廣東按察副使闕里孔公韶文獨慨然太息
以謂民物凋敝甚矣必欲復承平之舊觀非振作士
氣固結人心不可得已必欲作士氣結人心亦惟鼓
之以其機提之以其要行之以必效之方然後庶幾
焉耳學校者申明教化之所義理之所從出也所謂
動之之機用之之要爲之而的有可效之方其不在
茲乎始公以名進士出知邊縣擢知高州府事以撫
綏得宜控制有方爲當道者論薦起貳憲臺奉璽書
專理高雷二郡兵務然其心尤惓惓於高顧惟士氣
疲靡人心涣散所以鼓而舞之萃而聚之非學非廟
厥道何繇所以申明教化使民知所趨向講明義理
使民知所感發無有先於教學之事者於是節縮費
用量度事宜取用於財屈之餘役力於民鮮之時其
所施爲措置蓋視他郡尤難焉者凡學制所當有若
大成殿明倫堂從祀之廡分教之齋其規制一復承
平之舊而又有加焉知高州府事豫章胡侯琳知茂

名縣瓊山曾君英以書遺永福文學楊珙來求予記
其成昔魯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彼
春秋之世雖曰征伐盟會歲無虛月然當是時禍不
及民是以學校之脩蓋未廢雖不書可也若夫今日
高涼之境自夫有司不戒於其初遂馴致於田里蕭
條民無蓋藏凡所以養生送死之具一切蕩盡尙何
有於教與學哉於此之時有能以餘力及於教學之
脩可例以爲常而不書哉孔公舉此可謂得其機要
而必有可效之方蓋教化旣脩義理自明義理明則
仕者知有備無患之義先事則豫防而宿戒己事則
謹守而嚴持知食馬死事之義無事則與民相爲心
體有事則與城相爲存亡爲民者知入孝出弟之義
時平則服勞樹畜以事其父兄患至則衛之如手足
之於頭目知尊君死長之義平居則趨事赴功以奉
其長上臨難則衛之如子弟之於父兄夫然則學校
之設不但聚生徒以講學育人才以需用而已詩曰
旣作頌宮淮夷攸服蓋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
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

歸順矣運其機舉其要行其方而必效者孰有過於此哉於是不辭而爲之書

東莞縣儒學記

嶺南人才最盛之處前代首稱曲江在今世則無踰東莞者蓋入國朝以來踰百年于茲嶺海人士列官中朝長貳臺省者無幾何人而東莞一邑獨居其多君子推原所自咸歸重於學校育才之效焉東莞縣學肇宋歷元至今凡幾廢幾脩矣然皆有而未備備而弗華成化丙戌予友范君彥理來知縣事既三年振作斯文大興學校若大成殿若兩廡若戟門若靈星門若會饌堂若齋廬若庖厨則鼎新之若明倫堂若左右兩齋若觀德亭若三賢祠則脩葺之若先師若四配若十哲若從祀諸儒則又飾其肖像與增塑焉規制大備文采絢耀邑人士以爲自有邑學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費一出於己資與凡士夫之樂助官與民咸弗與焉於乎若范君謂之知所先務非邪荀子有言上臣報國以人蓋謂薦賢也然薦賢止於一人孰若養賢得人之爲多養賢止於一時又孰若廣

養賢之地以儲蓄造就之使人才有無窮之用之爲多哉學校者養賢之地也今天下郡縣無有無學之處而人才之生或有焉或無焉或間有焉不能一一皆齊而東莞人才之盛獨甲於嶺南則夫異時儲積所得教道所成以爲國家用者不獨在一時且將流於數世之後則范君報國之心豈有旣耶爾東莞士生長是邦而游學於斯尙當奭然以賢才自居期以媿休於鄉賢之先達者由是而進之唐宋諸賢使天下後世之人視今日嶺海間之有東莞亦猶曲江之在前代也顧不偉與於是乎書以俟

梧州府縣廟學記

梧郡介兩廣間實惟嶺海要地皇上以邊夷之不靖也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昇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藩地未幾平江公以召去而平鄉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于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諭于衆曰武功雖可以遏絕亂畧然非聖人之所尙也所以柔人心而銷輓其強梗之氣莫若脩文教脩文教莫若興學校

太監公聞而是之爰主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議皆克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大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良工能以勤都憲公視事之暇躬爲督視衆心齊同畢力殫藝會未踰時規制咸備中爲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一如制郡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食休宿之所以至於庖溷庾廩凡學制所當有者兩皆備焉閎麗靚深爲兩藩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獨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鄉也室家之不保何有於學校士民相與議於途曰鄉也奔走之不暇何有於讀誦呻吟之聲化爲絃歌棘矜之用變爲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叅議黃君因衆心之所願欲者求予文以紀其實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魯僖作頌宮而淮夷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尙矣雖然文德之敷必在於徂征之後蓋先

有以折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有徂征
之師則兩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遽格有苗於萬里
之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爲用又必有定所有常
時而後可行之久遠焉學校者文德所從出也於此
明倫於此講道於此同風俗於此造人才出征則於
此受成振旅則於此獻馘鄉則於此飲酒射則於此
比耦與凡歲時禮節帥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行之
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墜
廣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氣
於委靡之餘折姦謀於萌芽之始歛强悍之氣以圓
之道義之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意
其有見於茲歟予旣敘其實而又竊魯人作詩頌泮
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歌誦公之盛德永永不
忘也詩曰

桓桓學宮于江之游禮殿中峙翼以周廡左郡右
邑兩庠夾輔經閣峩峩圖書之府講堂渠渠論道
之所棲士有廬養賢有庠有庖有漚有庭有戶凡
制所有莫不備舉室千斯楹墉百其堵式完以整

鱗鱗雅雅如砥之平如翬之翥如日星之麗如枝
幹之附像設維肖器用不窳有事上丁上下降俯
於論鼓鐘於舞于羽麗牲有碑薦體有俎駿奔在
列心虔貌僂有翼其趨十百其侶闐闐啾啾篋笥
斯鼓準圓於規則方以矩容貌僛僛衣裳楚楚言
笑詡詡和樂姁姁匪道弗談匪善弗取百越之墟
千祀之宇士風民俗變而中土如古鄒魯如漢穎
汝揆厥所元夫豈無故曰安陽公今之申甫柔不
爾茹剛不爾吐爾饑而寒我翼以哺爾兕而頑我
礎以斧不飾而文不威而武新宮告成四方來覩
父詔其子孫承於祖相話以言銘鑲肺腑曰今學
宮昔焉草莽倏然而成莫匪神助匪惟學宮我室
我處我田我耕我子我乳今我所有孰非公之所
與公不自有歸之當空予因民心代天作語述此
銘詩以詔終古

成化十年

瓊山縣學記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楚
竟淪於蠻夷齊必一變而后僅可至魯魯聖人之鄉

也亦必一變而后可以至於道焉然當孔子世魯之
治化竟未聞其能於變而底於時雍之域况今去聖
人之時餘二千年之久距聖人之居幾一萬里之遙
者乎瓊在禹貢荒服外漢武元鼎中始入中國其去
聖人之居甚遠服聖人之教最後其於聖人之道蓋
聞風而興起非有所觀感而過化者也然今日衣冠
禮樂之盛固無以異於中州其視齊魯亦或有過之
者豈孔子欲居九夷之志乘桴浮海之嘆豫有以定
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瓊山縣居郡郭下郡有瓊
山譬則人身之有首面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有眉
目也茲邑實爲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學爲冠邑
有學肇於宋始遷今地則在國朝洪武九年自是以
來雖屢加脩繕而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乙酉廣
東按察副使會稽唐君質夫行部至瓊始發官貨界
知府清漳蔡君叔清脩復明倫堂暨崇禮養正二齋
功未就緒歲辛卯憲副豐城涂君伯輔奉璽書專鎮
海南留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廣學基兼助其費以
畢前功又剏會饌堂及號房三十間知縣事五年梁

昕預力其間訓導高涼周書專董其事既迄工以記
見屬予邑人也知瓊之教事爲詳說者謂瓊士未知
學蓋自宋姜君弼從學蘇公子瞻始殊不然公作伏
波廟記謂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于此
今衣冠禮樂益班班然矣觀公此言則其未渡海以
前已有衣冠禮樂之感至公始益變爾皇朝洪武中
姚江趙謙古則來典教事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風
用是不變至今瓊人家尚文公禮而人讀孔子書一
洗千古介鱗之陋出而批仕於中州中州士大夫不
敢鄙夷之者未必無所自也謂非學校教學之功可
乎今世學校所以爲教者非六經孔孟之言在所擯
斥三尺童子人人知性之本善而有荀董楊韓之所
不及知者豈今世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教素行
也教行則道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之陬
去齊魯幾萬里而道之彭彭然著明如此是知聖人
居夷之志浮海之嘆不行於駕說之時而著於奠楹
之後蓋百世可知也昔之學者不遠千里裹糧負笈
以從師于遠今聖人之道與王者之化並駕而偕行

隨在而有經有常說不假於辨難學有常師不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廩不假於經營今之爲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於此而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聖世之棄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邑士爲鄉先達故因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盛意而規之以言非獨儆于今且以示來者於無窮云

萬州遷學記

昔史臣紀禹貢山川而終之以聲教所至其東西北皆以地言至於南獨言其方蓋以聖人體天爲治面之所向目之所視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里限計也廣海居中州之南瓊又居廣海之南瓊之支郡曰萬者又居瓊之南茲地在禹貢時固遠在荒服之外然當是時聲教所訖東止海西止流沙北止朔方今閱數十代更數千年其三方固未嘗越之而有所加也惟南則日闢日遠雖以區區四州之地去中國萬里之遙而郡縣之建學校之設與齊魯不殊豈不以南者離明之方文明之地萬物皆相見於此乎萬

在前代爲萬安軍附郭邑曰萬安皆有學國初改軍
爲州正統中罷萬安縣而學隨以廢成化壬辰衆以
州學湫隘縣學之舊基則高亢而明爽也議欲遷之
適廣東副按察使涂君奉璽書專鎮于瓊行部至萬
爰主其議乃命守備指揮舒翼知州梁某董其事經
始於是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新學告成衆謂不
可無記乃遣鄉進士曾昌來求予文惟郡邑有學校
猶其有苑囿然儒畷在民間譬則草木生於原野也
殊形異種叢生散處藝圃者移彼置此區別而羣聚
之栽培灌溉各順其性而不戕其生慮其不能敏成
而速化也又易置其處以冀其速成使凡在吾所培
植者皆足以資世用而不棄捐於人諸士子生民畷
之家選入庠序爲弟子員何以異此上之人所以培
植滋潤之功如此其至而又擇夫高爽之處以廣所
居其尚思所以挺立拔出以爲向陽之草木欣欣然
就陽明之光求以自異夫陰崖寒谷之所生者異時
由郡圃而進於禁籞其爲臺萊爲桐椅爲新甫栢爲
徂徠松爲衛武公之棗竹爲召伯之甘棠爲周王之

璚臺會稿 卷十
檄樸使夫天下後世之人咸曰聖化自北而南日遠日盛雖遐外之地不異中州百世之下不異古先顧不偉歟

崖州學記

昔者聖人述經於詩則懲荆舒於春秋則夷吳楚所以懲之夷之者蓋以先王之道不行於其地故爾抑孰知聖人百世之後而其道又越荆楚舒吳而南數千里之遠以至于百越之墟大海之外乎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言蓋至是驗矣凡天下郡國皆居海內惟瓊一郡顛顛居海之外而崖在前代再涉鯨波非舟楫之利涉不可以通今而釋奠之宮絃誦之所與中州等豈非聖人之道行于海之驗歟崖有學肇於宋淳祐中知軍毛奎始創於城西元泰定中徙城東至正中又復其舊入國朝來雖屢更脩葺然皆苟焉而已成化六年豐城涂君伯輔以廣臺副使者之節專鎮茲郡按部至崖慨學宮之卑陋憫學教之廢弛乃命知州事諸暨徐君琦拓其址而前之視舊少西凡學宮規制所當有者咸一新之其費一出

於公民弗與知規模宏敞藻繪絢耀州人父老過者
驚嘆以爲昔所未有徐守謂崖學創於宋歷元至今
未有文學之士爲之記者以書來徵予文記其事惟
昔聖人興浮海行道之嘆而繼以從我其由之語夫
當聖人振鐸之時必欲其道之行于遠尙有賴於賢
哲之士相與佐佑之矧去聖人數千年微言絕異端
起之後乎吾知聖人在天之靈固不能不望於後世
賢哲之士相與佐佑而作興之也崖自入職方千二
百餘年于茲立爲學校又四百年于茲聖道之行於
茲土也不爲不久矣然而風俗未至於純美人才未
至於大振夫豈無其故歟意者佐佑而振作之者未
得賢哲之士如仲由者歟今崖學幸得憲副君作興
之於上而又得徐守協力以懲忿之自今而後誦說
有其地休息有所而崖之士民於此猶不知所以
奮發勉勵以求漸進乎聖人之道使風俗純美而人
才大振焉追原其咎必當有任之者因書以諭焉且
以示夫後之人

成化癸巳冬記

南海縣儒學記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並駕而偕行皇朝郡縣所至
之處學校隨之無間于邇遐南海在中國極南之徼
孔子沒後二百十又六年始入中國適在儒道厄絕
之世歷漢晉而隋唐至宋慶曆以後學校之制始備
南海古郡也隋開皇世始以名縣縣學附于郡學西
廡之下元初始徙于今所薄于民居甚隘且陋景泰
初姑蘇韓公來貳廣憲始謀拓大首徙近居民四家
以地益學規畫甫定公以擢任還朝功弗克究又若
千年公自都臺出督兩廣軍務武事旣脩卽慨然欲
畢前志乃出官帑白金若干授藩臬二府俾左布政
使張公瑄按察使甯公良等經營之而以提學胡公
榮專任其事曾未踰時凡學校規制所當建置古昔
所未有及有而未備備而或廢壞者一旦咸截然方
正窿然高大完然周緻煥然明麗甚稱都憲公作興
之盛意藩臬諸公間遣南海文學陳玄賚書浮海來
徵予記惟聖人之道放諸四海而準儒道不立則王
化不行南海在秦世已入中國方是時詩書之教廢
而仁義之澤竭惟刑名功利是用華夏且不有於儒

而况四遠之外乎漢興始崇文教重經術以至于今
中間雖或有所廢弛然未有舍學校而能作人才正
風俗以成一代之治者也我高皇帝開基之三年卽
詔天下立府州縣學頒示規制教本孔氏六經解經
必用濂洛諸儒之說踰百年于茲學制大備文教日
興故雖窮荒絕域之地前代所不能臣服者莫不皆
有學校南海在前代若遐州然在今日則內地也其
風俗視華夏不殊而且日趨於古人才之興日新月
盛又非但文學一事能先北方之士而已也士生於
斯固毅然以華夏自居而中州之士亦安敢藐然以
遐外視之哉所以然者固由聖王教化積久漸漬所
致亦總督大臣及藩臬諸公作興造就之功也後之
遊學於斯者視其規制之備荷其教育之深可不知
其所自而益思所以自勵哉於是乎記

成化八年

鳳陽府重脩儒學記

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其統絕於宋之季世而華
夷防決彝倫教斁者幾百年天厭夷德乃生我太祖
高皇帝於山河兩紀之間其建國也首卽南紀之江

依秦淮而立南京復欲於北紀之河依汴渠以立北
京宅於二者之中據濠之會臨淮之壩立爲中都旣
已建九重之居奉百神之祀列千官之署而首開教
胄之監焉旣而定鼎金陵罷建北京之議乃於中都
置留守司以鳳陽府直隸京師改國監以爲府學名
雖降於前而地則仍其舊也其創置之初具古天子
辟雍之制今雖降爲諸侯類宮然其面勢規模旣廣
且大尙或彷彿其故焉則夫傾圯頽廢之餘一但欲
興舉而脩復之夫豈易事哉成化乙巳四明章君銳
元進來知鳳陽府事慨然以脩政立教爲己任月朔
望詣學宮謁先師課士子顧茲學宮頽壞喟然興嘆
以謂郡凡百政務孰急於此矧茲郡實皇明鴻業所
基山川人物非他州郡比於此而不用吾心烏乎用
吾心於是乎謀之寮案訊之師生與凡郡之父老攷
其圖籍卽其基址乃因其舊貫缺者補之廢者舉之
剝落者脩飾之禮殿講堂之外凡爲堂者五爲樓閣
者各一爲亭者二與夫神厨庫廩齋舍之類總若干
楹經始於弘治庚戌之十一月落成則明年七月也

甫成適邵武甯堅永貞來同知府事章君以永貞嘗
及予門屬其書介推官廣南李涓長源求予記予惟
建學教士固有司之善政而章君之脩是學也其所
關係實大蓋山河兩戒茲郡實居其中我聖祖於此
生焉奉上天之正運承厚坤之王氣據中原之要會
而一時王侯將相攀附而起者如林之立今其子孫
布列中外在在而有而其根本實萌蘖于茲譬則徂
徠之松新甫之柏既已斤斧之劉削之棟明堂柱清
廟楹百室以立爲百世之規制矣原其所生之地則
徂徠新甫也地道敏樹土性所宜伐而復生必然之
理也所以培植其根芟滋養其萌蘖條達其枝枚灌
漑而封固之俾至于成材以復其故也烏可後耶章
君謂此舉政務莫急焉誠知所急也已予因其請記
而竊有感焉蓋堯自甲辰歲卽帝位立中國之統又
一千七百九十八年至周靈王二十二年庚戌孔子
生作春秋以嚴華夷之分又七十一年夢奠兩楹歷
世一千七百五十一年至宋祥興己卯中國帝王之
統始爲北狄所絕而文儒之教因之而陵夷我聖祖

始復帝堯以來中國之統明孔子以後彛倫之教王業所基實肇于斯九公十八侯與凡百辟卿士將率師尹分閭守職者乘時奮興翼成一代之大功弘敷百世之遠模皆淮濠之產也昔有其人今無其人邪矧今郡之疆界包夫宿潁壽泗諸州非但一古鍾離國也郡之民黎實以江浙湖海之間右非但一淮泗間人也郡之人材於六縣四州民間子弟之外而又兼育夫武弁之胄屯營之秀則是茲學之設其所教育者豈徒一方一郡之賢俊而已哉夫以明秀之山川膏腴之土壤向也所封樹者惟厥土之所宜今則合四方之所產以並植焉含地氣之精液嚮陽明之近光受天滋之醲澤得之厚而最先林林而生芄芄而威繇繇而久大之爲棟樑小之爲榱桷必直而不撓堅而莫能攻有大易棟隆之吉無鄭人榱折之虞合衆楹以共成屹一柱而獨立以扶翊裨贊我皇明之化於億萬斯年俾中國之統永延儒者之道恒明其大統會大根本皆基於此帝鄉之學焉後之蒞政于茲施教于茲受學于茲者尙有感於斯文

道南書院記

道學復明于宋起自西南而行於中州其後也復還於東南蓋天示奎文以開有宋一代文明之治生周子於道州營道縣歷四葉天子以明道紀年是歲明道生于黃州之黃陂明年伊川生大賢所生其地其時皆不偶然也二程侍其父大中公宦游南安周子適官於是承父命從學焉是則道學之與其始蓋自南也程子既長歸北方乃以其所得於周子者教河洛之間一時南北士多從之游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與楊也游之別也程子未嘗無贈言惟龜山先生之行特發爲吾道南矣之嘆所謂南者非道始之南也道終歸于南也嗟乎先生之歸豈但儒道隨之而南哉曾幾何時而世道亦從而南中原遂淪於夷狄雖以嵩洛間人亦不復知有程學幸而奎文道脈中興於南朱子者出斯道乃大明于甌閩之間使天下後世知有聖賢全體大用之學帝王大中至正之道萬世行之而無弊者其功大矣後之人推原所自咸歸其功于龜山先生蓋以周程二三子發明孔孟

不傳之秘於絕學千五百年之後演斯道之脉而延
之俾常行至今者非先生之功而誰功傳曰道待人
而後行嘗宋運中否假使世無先生則無朱子矣無
朱子則周程以上所傳之要堯舜以來相承之緒必
至中絕其所關係豈細故也哉是以尚友古人者不
徒論其世而必表其地也謹按先生自五世祖來居
將樂初師程伯子于潁昌繼師叔子于洛得道南歸
以授其徒羅仲素仲素之先豫章人也避難來居南
平後徙于沙仲素於楊門獨能任重詣極以所得河
洛之學授其同邑李愿中而朱子淵源實於是焉出
是三先生者皆劍產也而朱子亦生劍之屬邑尤溪
夫以一郡之狹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百年之中
乃有四賢並生于一時上承下啓以延千萬年道學
之脉其地益視東周之鄒魯也昔孔子生於魯當成
周之既東乃欲興其道於東方益謂魯也然而竟不
得如所志惟以斯道傳其徒曾參參以傳聖孫伋伋
傳於鄒孟軻氏後世稱斯文之宗必曰孔孟稱文獻
之邦則歸鄒魯云方宋盛時孔孟之道大行於河洛

之間是時尚未南渡也先生歸延平程子已謂其載道之南其後果有羅李二先生繼先生而起以傳其道集大成於朱子今天下家藏朱子之書人習朱子之學夫孰不知其淵源來自紫陽而聚徒講授於考亭雲谷之間以發揮程學上溯孔孟之傳抑亦或有不肖歛浦之濱九峰之麓乃朱學所從來之要會者矣苟非當路君子有以表章之夫孰知其然哉鄱陽蘇章蚤習程朱之書以明經登進士第歷官郎署來知延平府事慨然欲推所學以見於行首以化民成俗爲政恒謂世之論道學所興之地必曰濂洛關閩閩八郡而分上下茲郡實居上下之中西與建境其西之趨會府者沿劔津而下東與福境其東之朝京國者泝劔津而上或往或來何莫不由於斯閩中所產士以朱子爲第一流人物而閩士所建立者以重明道學爲第一等事功延平爲郡雖僻而小然其所關係甚重而大如此非但有光於八郡也於是與其同寅通判府事應元徵推官王鐸圖所以厚報祀而大顯揚之者僉曰三先生於南沙將樂舊各有專祠

近又於郡城北隅合而祠之毋庸致力矣今吾儕新
構公宇以爲朝命重臣駐節之所甫爾告成而未有
名稱盍揭道南二字以爲書院之榜以示八閩士民
與夫四方宦游士大夫凡使節往來及以事經行者
俾知茲郡爲道學重興淵源所自之地不亦韙與侯
曰然遣佻來求記於予予旣推原斯道所以南之故
及其書院所以名者如前又爲記其規制歲月日書
院在府治之東廣丈十有一長十有七前爲三門後
爲廳事中爲堂最後爲燕息之所前後各六楹並翼
以兩廂通環以周垣經始於引治壬子春其落成則
是歲之秋八月也 引治癸丑

瓊州府學祭器記

我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秩祀百神咸惟其舊獨於
先師孔子之祀用木主以易塑像蓋不敢以百神例
之也至於祭器之用雖郊廟之大亦惟用時器獨於
天下郡縣學春秋丁祭用古禮器焉得非以天地山
川之祭爲人以祀神宗廟百神之祭因世以異用皆
可隨時以制宜若夫先師之祭則主於明道以立教

報本以復古故不容於不異邪夫禮器與樂音同一其質樂有八音而祭之器遵質以竹鼎質以金登質以土俎豆質以木尊罍之屬或土或金形殊而質亦不同近世以竹木之類易壞而或不能以堅久一切範金代之以圖其永其形則是其質則非蓋至於用而不泥於其故茲禮所謂先王未之有而以義起者乎瓊郡學祀舊共祭器久而廢壞弗備成化辛卯廣東按察副使豐城涂君伯輔奉璽書來飭兵備下車之始未遑他務首市銅鳩工博考古圖像按其制製之其爲器爵百四十而奇一遵七十有二豆如遵之數簠簋各四十有四劔十又二登五尊二總其凡三百九十有三事費一出於官而民弗與知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將釋奠於先師先期舍萊以告其成釁而藏之庫春秋有事出而用之時相其成者掌海南衛事都指揮王君璲府學教授陳君顓輩也會予以憂制家居免喪行有日矣王君謂予出自斯學且以文字爲職業請記其數使後之人有所稽而守焉弗敢放失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以軍旅未學而

欲告以所聞俎豆之事惜其蔽固而不能再問至今
餘憾千載雖然於詩有之既作頻宮淮夷攸服聖人
刪詩而儕之於頌其意蓋在茲歟今憲副君奉命以
治軍旅之事顧能汲汲然以俎豆爲先盡心力考載
籍倣古制度備其器以用於崇儒重道之祀其益有
得聖人微意於千載之下也哉是則可書非但紀其
成具其數以示夫後之人也而於其設施先後之序
亦可槩見於斯云

賜進士題名記

太歲上章閏茂是爲大明弘治二年

原本有是年開進四字別本無

皇上奉天承運賢俊登庸之第一榜也故事旣賜進士第
必立石太學以示久遠禮部臣以題名記請皇上以
命臣濬臣於是時叨居讀卷之列而文武羣臣合辭
上賀之際實與焉伏惟賀辭有曰天開文運賢俊登
庸夫謂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有天運焉有世運焉
有文運焉天運則無往不復世運則厯數相乘若夫
所謂文運者綜天經地緯之機顯神功化理之妙凡
在宇宙間開闢以來三才之道五倫之教六經之旨

萬事萬物之紀咸具于茲匪徒圖書字畫言辭藻繪而已也蓋必天運循環否極而泰聖人應運而生握持斯世身任乎斯文在茲之責正倫理明經術以丕弘治道儲民俊而教育之掄士秀而登庸之資其彌綸參贊用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文運於是乎興雖人之爲而天實啓之也粵自帝堯以歲甲辰開華夏正統以闡文教歷甲辰者六十又三十六年至宋祥興己卯華夏之統始厄於夷而文運遂以否塞我太祖高皇帝生應昌運以歲戊申開國建基以復中國境土載闡人文旣用興王良佐建大業垂大統以開一代文明之運然猶思所以爲聖子神孫可繼之道卽於次三年庚戌詔天下設科以起懷才抱德之士明年親策之於廷歲乙丑遂定爲今制至是六千十二子再周天前後三十有七科矣肆我皇上亦以歲戊申繼統適符聖祖創業之年而次三年開科策士亦龍集庚戌也乃今三月望皇上御奉天殿親出制策試禮部所貢士次其甲第賜錢福等三人進士及第楊旦等九十人進士出身祝祥等二百五人同進士

出身彬彬濟濟鵠立於丹陛之下以聽鴻臚句傳揭
黃榜于魏觀一日聲名遍乎天下文武羣臣公廷合
辭以賢俊之名歸之爲九重賀於乎名歸則責隨之
賢俊之名何可當也必爲一世人豪如虞廷之黎獻
周室之克俊詩所詠之譽髦傳所稱之天民史所書
之國士名臣然後足以當之不然碌碌庸庸冒賢俊
之名而欲覬其登庸以享有爵祿可乎矧斯時也正
當皇明千載特起之運聖神繼照世運亨嘉斯文之
運至是益恢以大三光五嶽之氣復完人文昭宣億
茲何等氣運邪斯士也皆世所謂長才秀民傑然於
衆人之中乘此氣運之感得以所學爲聖天子之所
親擢將進而官使之以弭一代文明之治明良相逢
上下交而其志同噫茲何等遭際耶當此氣運有此
遭際乃甘於暴棄而無所建明猷爲非夫也豈不負
明時而玷大科哉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自黃帝正名百物之後有一物必有一名然物有時
而盡惟名則不恃形以立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所以

然者有聲音文字以寓之也聲音文字根於心出於口而具於點畫之間著于簡冊刻于金石者百世猶一日也自唐以來始有題名記感于宋而極於本朝故事凡登進士第者刻其名于石列于太學而天下郡縣士有登科甲者亦列其名于學宮焉江都揚州附郭邑自昔稱揚一益二天下州郡之盛揚州爲最揚州屬邑江都爲最是以人才之生江之北淮之南者以是邑爲稱首雖然士生民中猶人生物中也天地間物生多矣然一物有一名名同而物無不同者惟人之生同一形體也而人之名則人人殊一人有一名千萬其人則千萬其名以至千億兆皆然自有此邑以來人生其間者何止億兆之億兆而名存于世也萬不一二焉漢以前不暇論也自唐以後揚州戶口見於史者在唐戶七萬七千一百五口四十六萬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曹憲王紹宗李邕李鄘及鄘之孫礪僅五人焉在宋戶五萬六千八十五口十萬七千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孫洙呂溱輩不過十數人焉而止彼生而具人形書于版籍登於天府者

人人有一名也人呼之而已應之久而至六七十年
遽已與草木同漸盡矣而唐宋此數十人者夫何朝
代數更而其名姓恒若生哉託之聲音文字之間然
也然其所以得託於聲音文字間而有以爲不朽之
傳者是豈無其故歟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是三物者所以壽其名於不朽之具也江
都縣學自洪武乙丑開進士科以來登名黃甲者選
選有之然未有爲之題名者今知縣事會稽董君豫
以名進士來尹于茲謂爲政以人才爲先治民以法
不若以教報國以身不若以人思所以作興其人才
俾其知所以奮發出而爲國家之用視事未久卽白
于巡撫都憲張公督學御史婁君太守楊君命工礪
石題前進士之名以爲後進士之勸乃走書京師以
以記來請予故學穆叔之言俾勒諸貞石以示江都
之士雖然德也功也言也實之謂也而能立之則名
在焉有其實斯有其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後之人
將指其名而責以其實實之無而徒名之有不若無
之爲愈也無實之名非惟人不吾堪造物者亦將不

吾堪矣可不畏哉可不勉哉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名爲天地間不朽事蓋天地間萬形皆有盡惟名也者雖因形而有不隨形而盡其爲事恒不朽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是以自古聖賢形皆漸盡而其名恒彰彰故在歷百千萬世如一日然談之者不置口而聞之者猶知起敬起慕夫豈無自而然哉三代以來銘鼎彝紀太常載載籍皆其事也然各隨其世之所重而著其名以傳之不朽自夫科目之制興而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朝廷旣重之而士之得之者亦知自重往往有名於天地間者皆自此塗出也故所在學官輒礮石爲碑紀已得者氏名以爲未得者勸宋以來則然矣今天下郡縣多有之而紹興之餘姚縣獨闕焉羅山胡瀛孟登以名進士來知縣事慨然嘆曰餘姚爲兩浙壯邑入皇朝百有餘年浙以東士以文魁天下者僅五人而二人者出吾邑中而辛丑一榜天下三魁而吾邑又得其二某待罪邑中適逢其會所以紀其盛而昭之遠者職也因礮石爲碑具其事

白郡守浮梁戴君琥適邑人張叅議琳來因具書以請記于予爰自天開地闢以至于今人生天地間何限而其氏名著五經十九史中者蓋無幾嗚呼人而得一名於天地間夫豈易哉姚邑人著名史傳者自漢嚴光始厥後由科名發身者惟孫子秀一人列名宋史傳中他蓋未之見焉嗚呼一邑百里之間歷數千百年之久而垂名不朽者僅僅若此山川之秀所鍾者止此數人邪其餘皆與草木同盡而此數人者恒昭昭而不朽於天地間其必有所自也夫聖朝進士科視前代加重而於掄魁之選尤重惟其爲上之人所重故天下之人莫不重之重之斯望之望之深而不副所期此責之攸歸也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然則有是名者紀于郡乘刻于貞石列于其學宮之中其播今而傳後非直一時在高位也形去而名存長留在天地間而不朽仁之名固假是以長存而不仁之名亦由是以長暴著不亡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其實而加以仁不仁之稱吁可畏哉往者已過而來者續之將

若之何而可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仁者之事也立德立功立言率以是而存諸心以共成天下國家之務是則天地間不朽之盛事也請以是代二君言爲邑人士後來者勸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爾懿

光緒五年二月同邑後學陳之修重校

重編瓊臺會稿文集卷之十終

重編瓊臺會稿文集卷之十一

明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記

重建瓊山縣治記

瓊郡得以齒中州望嶺南而世不以遐外鄙夷之者有瓊山爲之屬邑也瓊山邑治倚郡郭下郡統屬邑七支郡三而瓊實爲之襟喉管轄蘇文忠公所謂衣冠禮樂班班益爲茲邑言也矧夫民俗之醇和物產之衆多工作之瑰奇秀民奇士之駢生競爽益與中

州不殊而其所有亦或有非中州所有者以之錯置
中州諸邑間雖不敢上擬赤縣然亦當第望繁之間
槩嶺以南則若膾乎其後矣邑威美若是而治事之
所弗稱譬則人之軀幹魁梧膚革充盈而首面弗具
焉惡得爲稱哉瓊在漢爲珠崖郡名縣以瓊山則自
唐始有縣斯有治治之重剏於永樂間知縣歐陽侯
旭其後日就傾壓繼治者隨時修飾未有改也天順
庚辰寇起城中治燬于火蒞事者葺茅以居成化丙
戌五羊梁侯以同鄉人來知縣事知民之情宜其土

俗上下協和慨然以興作爲已任乃於其故址建視
事之廳六楹其制視前脩廣有加而益以壯偉闕耀
軒墀下擬古河陽雜蒔桃李諸花木旁有兩廊爲吏
治文書之所爲楹二十一前有儀門儀門之外有大
門以間計之各五棲神有祠燕賓有院以間計之
共四居吏有舍計其間凡二十有一又以外門薄官
道民來集者至無以容乃市軍營拓而廣之以達前
衢植以雙表扁曰宣化而以申明旌善二亭翼於兩
旁肇事於成化某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門闔靚

深堂宇高明垣墻固周花木紛敷足以侈前規而聳
後觀邑之父老幼稚與夫旁近過往之人驩相謂曰
自有縣未始有也侯以予邑人叨官禁近以文字爲
職業寓書京師俾紀其成予諾之而未遑適予以憂
制家居父老相率申侯前言予惟瓊在前代與儋萬
崖並爲四州國初始升瓊爲郡而以三州隸焉昔人
以邑名州而又仍其名以名郡得非以茲邑所有足
以益夫三州六邑者哉予嘗恠吾鄉僻處退外而海
內士大夫未嘗以退外視之評其藝文俗尚則曰海
邊鄙魯誇其物貨則至日以小蘇杭焉顧仕而履其
境者乃多不然匪獨退外其人併自退外其身何也
意者海氣昏濁觸之者輒爲所眩沓迷惑而頓忘其
素邪求其存姑息之心行苟簡之政以趣目前者益
亦甚少矣况望其營久遠之計廓宏大之規以覆庇
後人也哉繇此以觀則侯之心之政可槩見矣繼侯
以治者登茲堂以臨吾民尙知所取則而不至以退
外視吾人夫然則予之記不但紀營構志歲月而已

感恩縣海南道分司記

皇朝之制凡天下藩服皆置提刑按察司司各有分
道各授以印章每道於其所部郡縣皆有分司部使
者有所巡行則弭節于斯以按事焉廣東憲司分五
道海南道專部瓊州一府瓊支郡曰崖崖屬邑曰感
恩舊有海南道分司僅蔽風雨甚不稱厥制成化辛
卯知縣事實安莫侯宣慨然興嘆以謂此非所以肅
憲度而悚觀瞻也乃撤其舊而新之規制粗備雖其
宏壯華麗比諸他郡邑若有所不逮然較之於其舊
則大不相侔矣夫恩之爲邑最僻而小僻則不當死
道而往來者稀小則財力不給而人不責備官于茲
者往往因循苟且於其所居之廨宇尙不知加葺矧
此分憲之司部使者間歲不一臨臨亦不信宿而去
臨時取具苟應一時上下恬然不以爲恠莫侯乃能
用心及此此其可嘉尙也夫間以書來徵予爲記予
惟天下之患莫大於民有隱情不能以上宣上有恕
心不得以直達必有壅蔽之者然後不宣必有拂遏
之者然後不達不宣則冤莫伸不達則氣愈激禍亂
作矣是以唐虞盛時天子躬行巡狩之典周置擇人

瓊臺會稿 卷十一 四
循省四方漢遺榘史分制諸郡皆所以通上下之情
以逆折亂萌潛銷禍本也我高皇帝於凡天下郡縣
無大小無遠邇皆設憲治以臨之是以百年之間四
海之內恒如一人一身然關絡脉理周流無間掣一
毛鍼一孔而四肢百骸皆應焉用此道也噫分司之
建置所關係之大如此後之按節于茲者盍思其所
以哉

會通河土橋石牖記

皇朝因勝國會通河故道而深廣之通江淮漕以實
京師已六十年于茲矣然地勢多變天時不常盡人
事者必隨時因勢以節宣之然後盡其用而利濟於
無窮焉自河決陽武潰出張秋之後朝廷旣命大臣
築塞之以復其舊矣然其間猶有所壅滯之處一時
任事之臣隨所在而爲之防備非一所也河流經東
昌府之堂邑縣境地名曰土橋其上流之牖曰梁家
鄉沿而至是十有五里下流之牖曰戴家灣沂而至
是四十有八里又三十里抵臨清縣之上牖漕舟至
此出會通而下漳衛僅七八里爾輒膠於淺而不能

行日集而羣聚於上橋上下十數里間舟人叫囂推挽力殫而聲嘶望而不可至王漕計者病焉時山東按察僉事陳君善專理其境之運道議於此建牓以積水濟舟屢言於上而弗見報會都憲翁公巡撫山東所至詢民疾苦君乃以狀上公具聞諸朝天子可之下其議於工部仍命吏部設官如常制公得請躬蒞其處區畫事宜俾君專其事君計徒庸致財用授其屬東昌府通判馬聰等督工卽於所謂土橋者建石爲新牓凡其規制之廣狹長短與夫疏水之渠祠神之宇蒞事之署一如常度經始於成化癸巳冬十有一月之朔至明年甲午春三月告成於是水之渙散者有所束而舟之往來者無所阻省常歲挑浚之役薪藁之費奚翅千百未幾公入朝爲地官少司徒而陳君亦陞本司副使人之嘉其績而蒙其利者恒如一日歲丁酉陳君乃以書來俾予記之竊惟水生於天一而成於地六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人生其生于天者旣潤其載穎之苗俾生生以爲民天其成於地者復浮其旣粒之實俾陳陳以爲國計順天地

自然之理平其勢以通其利非大君孰主張是哉君
主張於上臣輔成於下此古者剡剡疏鑿之功所由
興而後世河渠堰牖之利所由設也漕運之制雖北
於禹貢而特盛於漢唐宋之中葉然所漕者江也淮
也河與渭也彼皆因天地自有之勢惟汴出於人爲
而其初意在於般遊後世特假之以漕焉耳惟我國
家並建兩京據西北之形勢而用東南之財賦中間
齊南魯北之境氣勢衝絕脈絡中閔爰尋故道引汶
泗循淮濟會通漳衛以達于燕於是財用豐而形勝
益壯矣是則會通一河雖若有所因然昔人啟其端
未大著其效若夫弘深廣運之功則有在乎今日也
其大規畫大體勢固本乎朝廷若夫因時隨勢節備
而曲通之者其任事之臣不爲無助焉予謹因一牘
之役而推原其本如此以爲記庸以示夫後之人

紹興府新修水利記

紹興居浙東下流凡鄰郡及屬邑之水多會于斯以
入於海有東西二江焉東江於民無甚利害惟西江
之水則會稽山陰諸暨蕭山四邑之民實資以爲利

而亦往往有害於其間故昔官于茲有志利民者若馬氏之築鑑湖龜山之築湘湖趙彥倓之築海塘皆於是江焉以致其力其遺迹可考也雖然土地變遷古今異宜固有昔然而今不然者君子舉事視夫利之所在者何如爾又何陳迹之泥哉當是之時水散流以入於海利在于蓄水是宜昔人築塘積堰而禁民廢湖以爲田今則塘堰久廢之餘凡昔日茫茫沮洳之區莫不眇眇而芃芃悉成膏腴之壤四邑之民仰給以生生者非一日矣尙欲泥其迹而不知變更不可不哉此紹興知府戴侯琥水利之興所以異於前也歟侯以名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初問民疾苦知其所患莫急於水利之修乃躬臨其地而編閱之以求其利之所在與害之所必至備得其實乃擇曰庀徒於其要害處建石爲牖凡六在山陰之境者五曰新竈曰柘林爲洞者四以泄江南之水曰夾蓬曰區陀爲洞者三以泄江北之水曰新河爲洞者二以泄麻溪五湖之水在蕭山之境者一曰龕山爲洞者二以泄湖湘之水葢旁近谿澗之水下流皆脩會于

瑛臺會稿 卷十一
小江龕山有牖以分小江之勢而新河之牖又併小江諸水悉引而西焉其所建置疏塞啓閉咸有法則斷斷乎必有利而無害必可經久而不壞諸費一出於官而民無與焉於乎若戴侯者所謂良二千石者非邪郡之耆舊封給事中張蘊輝父爲鄉人倡適節推蔣君誼以事來京師屬求予文以永侯之功於不泯竊惟五行之用水土爲大土爰稼穡而所資以生者水也水之在土也潛則泉發則源流之則爲川塞之則爲淵閘下之性固無往而非利也然或失所制則往往或能以爲害故水必賴土以制之人因其用留其所不足而放其所有餘適夫過不及之中然後能成生物之功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民生善用之則燥陽不能以亢濕陰不過於淫而草木蕃蕪百穀用成矣此古之明王所以必謹於溝洫坊傭之制而世之良吏亦必舉夫疏通濬畜之政有以也夫紹興古名郡吏治之載於史冊者代有其人而尤以興水利爲良今其遺蹟或存或湮而百世之下蒙其利而仰其德者恒如一日戴侯繼前人後而興此役雖不

拘拘其已往之陳跡而其利民之心則固昔人之心也後之繼侯者人人存侯之心行侯之政次第而推廣之則其利之在民者庸有既邪於是乎書以爲記蓋美前政之良以啓後之繼者於無窮焉

瀛洲橋記

水在天地間爲利最大爲性至險可用也而不可蹈可涉也而不可越聖人者任裁成輔相之道設卦以占其利涉與否而又制器以爲利涉之具順而行之爲舟爲筏逆而度之爲橋爲梁既有其具則地之勢盡矣而人之行也不止地之形斷矣而人之行也不絕由是而極天所覆地所載之處無不可至焉閩爲東南輿壤川流不出其境舟固隨流沿溯上下于其境中若原陸衢途行所必由水中斷而地橫絕所以截流而渡者又必有橋梁之設焉建郡居閩之上游而建陽又居郡之上游是爲徽國文公講道之所其地視魯關里萬世道統闡于此四方書籍聚于此其邑雖小而其所關係甚大矧爲江潮八閩之咽喉八閩人北出而朝于京闕未不由此者去縣治十里

瓊臺會志 卷十一
許舊有橋曰瀛洲在考亭書院之右昔元定先生謫
道州文公先生嘗率諸生餞之於此蓋邑之最勝處
也人士過此者想二先生之高風大節必徘徊嘆咏
而不忍去庶幾有感發興起之助非但以利濟往來
之人俾其不病涉而已也永樂丙申洪水泛漲橋圯
者六十有二年矣成化丁酉瓊臺海澄靜之以乙未
進士來知建陽縣事慨然以興復爲已任始與寮案
熊傑輩捐俸以爲民倡適貳守古曹李君明以事行
邑專委典史趙銘以經理之而董其役者耆民陳嬰
丘童陳志翁泗僧鷺峰也經始于歲丁酉春三月告
成則庚子歲秋八月也橋之下有石墩七上爲屋四
十有一嗚呼物之成敗雖有定數而其所以成之者
未必不由人之智識才力也方是橋圯時天之十干
十二支相配至是一周而又過之中間蒞是邑者豈
無賢令佐按是邑者豈無良守貳暨明部使者及是
邦之人亦豈無市里之義俠者邪然而卒有待於今
日者有由然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文公
先生亦舉蘇長公言謂其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

遠圖嗟乎一橋梁之廢興固若無甚大關涉者而大賢君子往往以是而察其所為所圖夫豈無徵之空言哉靜之初舍鉛槧之習以臨吏民即能有餘力以及夫徒枉輿梁之事亦可謂識治體者矣雖然古者徒枉輿梁之成一歲事也若夫後世在梁之建則又以世計焉事尤難於古矣夫成之固不易而敗之亦不難文公先生記上清橋欲後之君子知其成之不易相與謹視而時脩之今茲橋在文公之鄉而予為之記請即文公斯言以為其後之君子告焉

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嶺南自秦時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至于唐八百八十有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于曲江之湄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公生七歲即知屬文十三以書于廣州刺史王方慶是時已為張燕公所知年三十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于武后時不欲仕女主原本女主下加一郎字今據賈本刪去至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也元宗即位之初又策道侔伊呂科為左拾遺內供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

書地理志謂開路在十七年非也當以公序文是年
爲是燕公於開元十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
卒元宗思其言召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
事會賜渤海詔書命無足爲者召公爲之被詔輒成
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
書門下平章政事又進中書令與李林甫裴耀卿並
相林甫無學術見公文雅爲元宗所知內忌之竟爲
所傾而罷公在相位甫三年耳俄以周子諒事出爲
荊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
著在信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後大嶺以南山川灼灼
有光氣土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爲海內士大夫所
鄙夷者以有公也凡生嶺海之間與夫宦游于斯土
者經公所生之鄉行公所關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
起慕其非夫哉予生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旣薨之後
六百又八十年甫知讀書卽得韶郡所刻千秋金鑑
錄讀之已灼知其爲僞旣而卽史攷之史臣僅著其
名而不載其言意其遺文必具也求之偏方下邑無
所謂曲江集者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游太學徧

求之兩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
書中秘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羣書目中然木天之中
卷帙充棟檢尋良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
至成化己丑始得之乃併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錄
出是歲丁內艱南還道韶適鄉友涂暉景旻倅是郡
因話及之留刻于郡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于人間
竊覩集中有公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蘇訛爲之銘意
公此文當時必有碑刻歲久傾圮磨滅今陳迹如故
而遺刻不存豈非大缺典歟每遇士夫之官廣南勢
力可爲者輒爲浼其伐石鐫文以復當時之舊諾之
而食言者多矣今上卽位之三年嶺北袁君慶祥由
秋官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雄韶等府兵
備臨行別予予復申前語君曰諾哉又明年以書抵
予謂近得碑石於英山磨礪已就將求善書者錄公
序文及蘇氏之銘刻諸其陽屬予一言識其陰於乎
天地大勢起自西北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岳之
一支東出橫亘江廣之間自此之南以極于海島奇
材珍貨出焉戰國以前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

中原民戍五嶺漢武帝始遣將分路下南粵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疑卽此途也然序文謂嶺東路廢人苦峻極行徑黃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下意者大嶺迤東舊別有一途公旣登朝始建議相山谷之宜革坂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茲路旣開然後五嶺以南之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日遠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於是爲大後之人循其途而履其迹息肩于古松之陰寓目於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人望峴山而思羊叔子哉萬世之後亦有過洛水而歌大禹如昔人者已雖然公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來往之人臨公遺跡而知開鑿之功真出於公無疑傳誦感戴於無窮蓋亦有賴於斯碑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徵贛之雩都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蓋在嶺之北也君在太學時常建言國計大有補於時用是名聞遠近今持憲節于嶺南聲譽藉藉以知其進蓋未可量也予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餘里

按原本里作年今據賈本改正

踰公薨之歲始

見知于當宁而日薄西山無能爲矣所以追前人之
芳躅而振發其聲華者不無望於嶺南北後來之俊
彥而於僉憲君益惓惓焉予也幼有志尙友古人而
於鄉衮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矣將歸首丘素願
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欣幸勉爲書之畀以
刻焉

延祥寺浮圖記

延祥寺在南雄府治東二里宋太中祥符間僧祖善
始建也寺有浮圖在佛殿之右以級計之凡九以尺
計之凡若干世傳爲異人所剏蓋以其陰晴有影者
三故也佛之教行乎中國中國之人所以崇奉之者
無所不至廣其寺宇嚴其像設而又累木石以爲浮
圖中國之有浮圖蓋自孫吳時僧康會剏於金陵始
及晉南遷重加脩飾天下倣而爲之於是下至偏州
小邑無不建之以爲標表焉嗚呼其來也遠矣夫佛
之教以寂滅爲宗固無有所謂身鳥有所謂寺宇像
設固無有所謂寺宇像設鳥有所謂浮圖固無有所
謂浮圖又何影之有是皆知奉其教之外而不知其

內者也若是者非直吾儒所不道而深於其教者亦所不取焉抑予聞西竺氏之教法派相傳凡二十八代至達摩始至中國又五傳至盧能而止焉其始也達摩自南天竺浮海至廣州而北往中國其終也盧能自黃梅得道歸南至廣州祝髮終于曹溪居焉遂不復傳是則禪教之興始終皆在於嶺南而雄郡乃嶺南往來必由之道而寺適當其衝而浮圖在於是焉謂之異人之建雖不可必要之不能無意也意笏

袍原本作方抱今之士必有深於達摩之道知本乎

內者寓於斯有與無必能辨之募緣重脩者寺僧智廣王盟者千戶譚某興工始景泰乙亥八月畢工則明年某月也寺之先後脩建不與浮圖者茲不載

重脩杭州石屋寺記

錢唐南高峰之麓有寺名石屋卽吳越王所建大仁院也寺距西湖三里許中有巖石其下穹然空窈然深若屋然後人因以名寺鐫石爲阿羅漢像者五百餘其間泉石之勝奇詭萬狀遊西湖者必盤旋焉蓋杭之山南勝境也歲久而圯鞠爲草莽之區者不知

凡幾年矣成化改元有比丘惠馨者自京兆來游于杭歷觀陳迹慨然以起廢爲心結茅其間久之游人至此者咸興憫念相率助以貲財鳩工聚材期復其舊若殿若閣若堂若廊廡丈室與夫山門橋塔之類咸以次就緒煥然一新雖未盡如往昔之壯麗然以一遠方之僧無所因起不假勢力一旦倏然成久廢之功益亦難矣歲丙申馨來京師介通政何公文璧求予文記其成惟道不同則不相爲謀馨佛者也有所述作顧不於其同道而以屬之吾徒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然者烏可靳一操筆之勞哉嗚呼佛之道吾不得而知之也所謂因果所謂緣業彼之深於其道者亦在所不取况吾儒哉然以予觀之其徒之所不取者顧猶有可取者焉彼其衣敗色之衣食棄餘之食上於諸佛乞法下於檀那乞食其教之所謂比丘者蓋如是彼佛立教而以是名其徒蓋欲堅忍其心使之不外慕而專一於內以求其所謂最上乘者其於世間一切紛華聲利美好端麗之物視如土苴雖其君親眷屬有所不顧頭目手足有

所不惜况外物乎夫如是然後謂之得道道必得然後謂之高僧今世所謂高者往往華服用精飲饌居則侈屋宇出則威騎從甚至爭總攝之位購住持之檄終訟以告訐持挺以相向至於犯戒律違規約則又其日用常行事耳若是者豈佛教使然哉雖然彼爲此者其心蓋亦了然知其不足以得道成佛也顧業已爲之舉世皆然吾亦姑爲是以銜俗耳於是大言以自益虛喝以相脇遁辭以遷就謂夫一坊有爲之法皆小善有漏之因付佛祖於一棒視道法以矢概嗚呼佛之道果如是否乎吾不得而知之也比丘惠馨弊衣糲食苦心極力銖積寸累以興起此寺於百年廢墜之餘所謂堅忍而專一其心於內者蓋或有之矣其於比丘之名庶幾矣乎是則可取也何公非佞佛者爲之請記予故不辭而爲之書如此西湖之上佛刹之威甲於四方遊僧之所必至刻石于此以示之必有是予言而知所擇者於其教未必無所補也豈但紀其成造歲月而已哉

天妃宮碑

天所覆者地也地之盡處海也海之所際則天也蓋
氣之積爲天而凝結以成地所以浮乎地者水也水
源地中而流乎地之外其所委之極是則爲海海之
大際天其爲體也甚鉅而其用則甚險而莫測焉冥
冥之中必有神以司之然後人賴之以利濟中國地
盡四海自三代聖王莫不有祀事在宋以前四海之
神各封以王爵然所祀者海也而未有專神宋宣和
中朝遣使航海于高句驪挾閩商以往中流適有風
濤之變因商之言賴神以免難使者路允迪以聞於
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嶼之神之著靈驗於海也高
宗南渡紹興丙子始有靈惠夫人之封紹熙未加以
妃號元人海運以足國於是配妃以天我太祖高皇
帝革去百神之號惟存其初封迨我太宗文皇帝建
國幽燕初資海道以饋運繼又造巨艦遣使通西南
夷乃永樂己丑之歲詔中貴鄭和建宮祠神于南京
之儀鳳門太常少卿朱焯齋祝封神爲護國庇民妙
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京師舊有廟在都城之巽隅
大通橋之西景泰辛未住持道士丘然源援南京例

請升爲宮然規制尙存其舊弗稱宮之名也成化庚子然源乃募財鳩工拓大而一新之旣成礪石爲碑介天官副郎雲間張天駿徵予以記惟天爲大物不足以儷之儷之者地也地之所以爲地具山與川之形以成然山有限界足力可以盡之惟川之爲川液融於地氣通於天形浮於地之外而委於天之際以爲海源源之流積而不溢也炎炎之焰曠而不乾也汪洋浩渺之浸無所如而不相通也是則海之大與天同而司海之神稱天以誅之而且假以伉儷之名厥亦宜哉今海濱之地神祠在在而有矧茲京師密邇邇天宮凡天下之人浮海以利涉欲之北東南西以盡乎輿地之所止而又外而極于車轍馬足所不至之域其啓行也咸於是乎伊始焉祠神之宮而無壯大高廣之制豈得爲稱哉茲其稱矣人侈其觀則神妥其靈神妥其靈而益著其感通利濟之效俾夫怪風駭濤之險等于平夷足國之用於無窮廣帝之化於無外凡天所覆之地神之靈無不在焉國家祝號祭秩之典其與之永永無極也予生海之南備知海

之大而險神之功之駿而捷也既爲文畀張君書以
刻石而系之以詩曰

皇明聲教兼華戎車馬絕跡舟以通飄飄一葦萬
仞中崩雲屑雨掀巨風死生瞬息歸溟濛誰能拯
濟神之功一念所至靈斯從收風平濤攝蛟龍神
光閃爍來半空驚波駭浪平地同徽章懿號昭皇
封峩峩廟宇都城東天下祀典始此宮千禩作配
齊穹窿國祚與之無終窮

茅山復古堂記

茅山崇禱萬壽宮古有別院曰威儀唐道門威儀鄧
鍊師所創也宋秦丞相檜之家鄰於茲重爲修建其
夫人暨子熺所施繡像至今猶存後人因號爲檜堂
云歲久而圯國朝永樂初正一湯公希文承其師王
懶雲命大加脩葺適中書舍人臨川吳均過焉謂曰
此堂建於唐至今奚翅七八百年可謂古矣久廢而
興豈非復古乎宜名之曰復古爲更書其扁焉天順
丁丑希文旣退居嗣其教者華陽洞靈官湯與慶也
湯臨終惓惓以護持斯堂爲囑成化丙戌不戒于火

遂成灰燼與慶深以負師遺言是惕是懼罄資節費鳩工聚財卽于明年春三月按其舊址而重構之啓土之初于地中得錢一上有文曰萬壽復古衆傳觀之咨嗟讚歎以爲堂構之所以復古扁之所以更易信皆出於前定有非偶然者矣是冬十有二月旣已告成矣又歷九年是爲成化丙申與慶慮其久而後之繼承者莫克知所自也爰來京師介其鄉進士凌君傳求予文記其歲月予詰之曰堂以復古名所謂古者復其規制而已哉無乃亦欲復其道乎哉若止於復其規制夫人能言之徵於其徒可也何用徵諸吾儒乎哉自斯堂言之由今而視唐謂堂爲古可也若以華陽言之由威儀師而視三茅君則唐非古矣雖然三茅君所以成其道闡其教又必有所自始所自始者豈非尤古者哉予請推道家之所攸始以示夫居山道學之士俾其知古之所在由是而之焉以復之何如與慶曰然夫道家之說始於老聃氏老聃氏之言備於所謂道德經者道家之有道德經猶儒之有魯論也學道之流顧乃專力乎行禱祈之事而

孜孜焉於其所謂度人延生之說而於五千言道德之宗一切置而不問是欲入海者不涉江河而游深於溝洫之間而能有所至者未也何者道原於天具於陰陽凡有形有氣者莫不有此道也老聃氏出乃卽所見而明之以爲一家之言宗其教者乃私以爲已有曰此道之教也夫道之爲教雖宗於老氏而道之所以爲道者固不專在是亦不止於是等而上之播而大之則固有在矣雖然道固無所不在而人所從以入則必有其徑焉彼所謂徑者五千言是也學者必由是而之然後可以入道後之居茲堂者其尙威儀師三茅君由三茅君而老聃氏而達乎黃帝氏以極于洪荒開劫之初太一函三之始必如是而後可謂之復

莆田柯氏重脩祠堂記

莆田柯氏世居其邑東南之安樂里柯山下村居皆柯姓也柯之先當有宋咸時構屋數楹以爲族人總會之所名以都廳又於廳之東建祠堂祀其始遷祖贈承事郎昱及其子海豐令新之處士輝之蓋數百

年于茲矣子姓環祠而居者毋慮數百家世遠而派分歲時祭薦雖各於其寢室至於報本反始之祭咸必會于斯焉歷宋元迄于國初屢脩屢壞至承事公十一世孫德平乃慨然撤其舊而新之木石工作之費一出諸已而族人弗與焉時正統己巳歲冬十月畢工則明年夏五月也規制位設一如其舊旣成爨而祀焉自是歲事有常族人畢來序列以禮秩秩以恭衍衍以和僂然真若見其神之顧歆翕然咸興其尊祖敬宗睦族之心人不以居異而疎情不以服盡而遷數千有百人皆曉然知其出於一世一人之身也嗚呼懿哉德平公旣捐館舍若干年矣未有爲之記者今其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孟時述其成之歲月俾予記之惟昔聖人作易於萃於渙皆係以假有廟之辭蓋以萃聚人心而收其渙散俾咸惟一本之歸莫有要於廟祀者故古昔盛時天子至於官師皆得立廟以祀其先天子以萃天下之人心諸侯以萃一國之人心大夫以下則萃其一家一族之人心也自封建廢而世祿族居無常制私家之廟

議卒莫定宋儒始殺廟制以爲影堂旣而又以祀影
非禮而更爲祠堂然其祀止於四代世固已罕行之
又况能推原所自來以及其始遷之祖如柯氏斯祠
也哉夫當世數久遠之後族屬分散之多情與服而
俱盡泛然相過而適然相值蕩然如途路之人渙散
而不可約束一旦凝心固志聯絡親比尊卑以世長
幼以齒咸遡流以徂源循枝以返根是孰使之然哉
茲益有功於世教甚大非但一家一族之事而已也
或曰古者廟數官師一士二大夫三采人始有四代
之祭泥古者猶謂其踰禮况又推而上之也哉嗚呼
古者一家受田百畝今世營利殖產者乃至十百倍
於古舉世安之顧於反本始序昭穆之舉而獨以爲
非古政昔人所謂寧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者也豈
非惑與予因學士君之請勉爲書此以示其後人且
以解或人之疑

南海亭崗黃氏祠堂記

古人廟以祀其先因爵以定數上下咸有定制粵自
封建之典不行用人以能不以世公卿以下有爵而

無士是故父爲士而子或爲大夫父爲大夫而子或爲士廟數不可爲定制且又仕止不常遷徙無定而廟祀不能有常所漢魏以來知經好禮之士如晉荀氏賀氏唐杜氏孟氏宋韓氏宋氏或言於公朝或創於私家然議之而不果行行之未久而遽變或爲之於獨而不能同之於衆或僅卒其身而不能貽於後此無他泥于古便於私而不可通行故也至宋司馬氏始以意創爲影堂文公先生易影以祠以伊川程氏所創之至定爲祠堂之制著於家禮通禮之首蓋通上下以爲制也有時厥後士大夫家往往倣其制而行之者率閩浙江廣之人所謂中州人士蓋鮮也嶺南僻在一隅而尙禮之家不下於他方南海亭崗黃氏世有顯宦其先世在宋爲奉朝大夫者自凌江南徙以來今若干世矣其六世以前惟單傳六世以後支庶始繁衍自是又若干世至處士洪僧者爲黃氏世嫡乃謀于衆曰吾儕承先世貽謀以有今日爲子孫者人競殖產以自私顧使祖宗無棲神之所於心安乎盍相與建祠堂衆曰然於是擇地於所居之

東如家禮制建屋一堂三室以爲祠堂堂之前有亭翼以庖厨齋沐之所外爲三門繚以周垣樹以松栢專俾僮僕一人司啟閉焉規制如家禮而少異也置祭田具祭器晨必謁出入必告面正至朔望必參歲時伏臘及有新物必薦有事必以告四仲之日及忌辰必有事於正寢一一按家禮以行蓋自天順己卯經始明年庚辰成而釁祀之至是歲己丑天運一周矣處士子珮暨其從子瓘以鄉貢進士辭校官卒業大學援例寧覲將南還介友人封部大夫馮君宗轍來徵予記按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得廟祀也古者有田則有爵今有爵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往往多在於編民今世拔士於民苟服章逢習詩禮是亦古之士也矧又時有掇科躋仕雖比古之大夫亦未爲過旣名爲士大夫而又有世業之田則立祠以妥先靈置田以給祭需私家之事孰有先於此者然世人果於殖產而不果於行禮急於貽謀而緩於報本有能特然興舉古禮以報先德以訓後昆若黃處士者豈非家之孝子族之宗英者乎

是宜書之俾珥持歸鏡於石以示其後人使知其所
有其尚繼繼繩繩守而有之以弗廢墜哉

關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八閩著姓以林氏爲第一林氏尤著於莆中莆中之
林首稱關下蓋自晉永嘉之亂八姓入閩林居其首
在唐九刺史並仕著名當代然列名史傳以大有聞
於世者則自福唐尉攢始焉載在唐書孝友傳者可
徵也攢以孝聞於朝有司於其門立雙闕以旌之世

因號曰關下林家始立於唐貞元丁丑其後歷宋嘉
祐庚午大觀戊子紹興丙寅乾道己丑紹熙辛亥凡

五加脩葺舊有祠在闕之左歲久祠廢雙闕故址薄
於社且在城外今成化乙酉翰林脩撰燕山岳侯正
來知興化府事從其遠孫孟和請出白金爲倡俾孟
和率其族屬理宗懋等協力鳩工遷祠堂於郡城中
烏山之陽築土爲雙闕如其舊制仍其舊扁曰孝友
用唐書名傳意也祠祀始來莆之祖饒郡太守萬寵
公而以福唐公配焉自是而下世昭世穆列祀於左
右歲時族之長者率其族人祭告如禮祠成其宗袞

翰林學士恒簡先生既爲紀其本末今國子監丞大猷復以記見屬夫自唐人脩隋書列孝義於傳宋編唐書因之以傳孝友所謂孝友之士著名一代者凡二十有五人如李知本張孝寬之儔今世之望清河系隴西者果孰爲其後哉二十五人之中惟闕下一林獨著于閩中數百年如一日焉此無他文獻足徵故也在當時有歐陽詹爲之甘露述其後呂夏卿預脩唐書著其名孝友傳中而又爲之表其門間與夫黃璞陳俊卿真德秀皆有所著述五人者皆閩產也而王十朋又以閩中良二千石爲歌詩以讚揚之我文廟御纂古今孝順事實以爲書亦具載焉此其所以愈遠而愈彰者有由然哉噫文章之傳既足以示遠雲仍之賢又能以紹美孝友之祠旣廢而復興夫豈偶然之故哉謹按周禮春官家宗人之官掌家祭祀之禮則家有祭祀尙矣蓋古之典祀者以宗名在國爲宗伯在家謂之宗人宗以廟言禮始於親親親親非廟不統有田有祿之家所以別姓收族以尊祖敬宗必在於宗廟焉故也今世士無世祿大夫無采

邑然而業爲士者或仕而爲大夫其子孫或受祿或
宜稼皆得以追養繼孝故時制雖不立宗人之官而
人家則不可無宗廟之祀然而說者卒謂祀當止於
四代過則爲僭盍觀曾子之言乎慎終追遠民德歸
厚若祀惟四代而止則世之元孫往往有逮事高祖
者豈得爲遠哉又何用追爲子程子謂冬至祭始祖
立春祭先祖文公載之小學書中以爲範茲蓋百世
人家通行之常禮也况有孝德如林氏者哉古稱感
德必百世祀孝爲百世之本德莫感焉闕下之林獨
望于莆閱六百年其後裔猶合族以祀其十六世之
祖感德之後何其遠哉爲其後者其尙是繼是承以
勿替引之拜祠宇者萃渙散之心望闕門者起繼述
之念以孝友傳家而移以爲忠施之有政則莆中之
林歷千百年恒爲八閩之望雙闕峩峩世家封植與
史冊所著孝友之名長赫煜霄壤間而永存矣大猷
字子道謹敏誠恪崇尚古禮克紹其世業云

忠愛堂記

皇朝開國元勳義兼親賢德業並隆者首稱黔寧王

家昭靖王生際大明啓運之初輔我太祖高皇帝光復中國帝王之統建萬世大功爲一代全臣子孫嗣守西南陲世以忠愛傳家上報國恩下安民夷闕七朝餘百年于茲矣世及承延昭穆繼述人人同此一心有如一日然者凡其所存所行何者而非本祖訓以衍家傳者哉然而循循然終身爲之而匪懈渾渾然日用由之而不知行乎已者習以爲常施諸人者忘其爲惠蓋已非一人一世矣今太子太傅沐公琮

始揭忠愛二大字類于高堂之楣蓋摘太宗文皇帝御製書中語也用以示其後人俾其知先世所以積

累者厥有本原而有所效法綿世賞於無窮引廟享於不替蓋據事理之要會以示標準者焉間介侍御張泰以書來京師徵濬言以爲堂記夫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兼親賢而並用武王創周分宗支爲五十三國崇親也高祖興漢封功臣爲一十八侯尚賢也我聖祖膺天命肇基大業法古昔帝王並用親賢之制列爵分土崇德報功衆建親王以爲藩屏大封功臣以爲楨榦非宗姓後不得專土生爵公者卒乃追

王昭靖王於二十有二親藩之封九公十八侯之列
雖若不預然於玉版屬籍有剝接花木之契盟府丹
書有開拓疆宇之功其於親賢之義益兼之也故卒
受王封配享合宮俎豆於六王之間子孫世守西南
一方民夷錯雜延袤數千里視古諸侯胙土之封連
帥分閫之任一時勲戚家無有也於乎威哉濬待罪
太史於祖宗典故竊與有聞伏讀太祖御製文集其
貴王爲西平侯也錫以誥文有曰當幸逢之初釋難
之恩夢寐神交之報不忘而結之以究心利濟永爲

多福之語及讀太宗爲善陰隲書敘王善行之實有

曰處心仁厚樂善好賢小心慎密恩信遠孚夷獠

賈本作
狔獠畏愛非忠君愛民之至何以得此而以嗣續

昌厥與國咸休德厚流光之語終焉嗚呼聖言萬世
如見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荒陬異域庸人孺子孰不
知沐王忠愛之名殆將見與天壤同休也功庸旣已
著效於當時而又以遺留於後裔子孫相繼以爲傳
家之學忠國之本治民之譜人人持循而不悖世世
遵奉而不疑惠襄侯以是而克負荷忠敬王以是而

啓國封武襄伯以是而固封守榮康公以是而靖叛
亂今宮傳公主宗盟膺朝廷重寄位上公總重兵鎮
邊方於凡家世所傳懿德茂實旣以身體而力行之
矣茲又申明前人之心事昭示後人之軌範非徒空
言而已也二聖所以期望之者於是乎信而有徵矣
爲沐氏子若孫若曾元若來與舅若仍與雲廕授而
祿食耕采而復家者登斯堂也覩斯扁也目擊而心
惟原祖宗之心報國家之恩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非
但居大業秉重權者然也苟有一命之秩一塵之受
一力之隨咸舉諸心而加諸彼雖兵農臧獲之賤騾
龔犴獠之蠢昆虫草木之微必使之皆得其所而盡
其天年愛施乎下卽所以忠報於上也互相講究交
相勸戒推演昭靖王之初心體悉宮傳公之至意則
夫天語所謂多福所謂流光所謂與國咸休於爾沐
宗永永無極矣其念之勉之毋怠毋忽

永思堂記

八桂李君純名其所居之堂曰永思著不忘也茲以
安順知州秩滿考稱陞江右之袁州府同知過予屬

以堂記泣而言曰某以承義方之訓出就外傳叨以
經學發身賢科以有今日皆吾先考妣積德教訓之
所致也享有祿位積以年所身晉榮而家稍裕而吾
親不待矣嗚呼痛哉譬則種樹焉木既榮而就實矣
憇其陰而食其實者非前日栽培灌溉之人也與言
及此有人心者寧不戚戚然於中邪此吾堂所以名
也予聞君言而悲之君之思亦吾之思也卽吾之所
以思者以記君之堂其殆有合哉夫人子有此身也
合父之氣母之血以成形形具而理寓乎其中其主
宰者謂之心心之官則思也父母之於子其初本一
人之身旣而分焉分則離離則漸以遠於是乎有思
思而不可復見於是乎永思永思云者終其身之謂
也吾有一日之身則有一日之思吾無此身則無此
心無此心則吾一念思親之心方從而息耳終天之
痛庸有極乎是故禮之所謂發於容體言語飲食居
處衣服思之寓於哀也致於居處笑語志意所嗜所
樂思之寓於齊也或見乎其位或聞乎其容聲或聞
乎其歎息之聲思之寓於祭也然此皆因事而思事

過則已猶之二也蓋思乎吾之身果從何而有哉吾之身親之遺也凡吾之身形有一孔以上氣有一息以上理有一念以上皆親之餘也親亡而吾存所以氣聚血凝而爲此身者固無恙也親何嘗亡吾何嘗存是故無一體而非親無一事而非親無一物而非親心心念念恒在乎親身之所在親之所存一息之存一息之思其斯之謂永思乎吾之所思若是君以爲何如君起再拜曰子之思亦某之思也請書以爲

永思堂記

重恩堂記

重恩堂者右軍都督李公顏其所居之廳事以侈上恩也公拓跋魏後裔唐賜氏李爲河湟鉅族公之大考諱南哥率部落歸皇朝以武功起同知西寧衛指揮事世其官公之考諱吳建功邊圉受制諭專節鉞錫誥券封會寧伯旣而中微英廟復辟詔天下復功臣失爵者子孫錄公世襲都指揮使今制都指揮無世襲此蓋特恩云公感上異恩盡心竭力以圖報稱遇有所任使晝夜兢惕以圖謀之罔或少怠用是名

重恩堂記

卷十一

記

三

稱藉甚會朝旨命文武大臣舉將材於是太傅會昌
侯孫公吏部尙書姚公合辭舉公堪大用遂有都督
之命俾佐右軍公雖生武胄而雅尙文儒一時所交
游者皆朝野知名之士恒以先會宣公生平好易學
屢延經師以易授諸子冢子玃果用是經領京闈薦
明年試中禮部恩賜進士第選授中書舍人縉紳大
夫榮之立表以旌其門過者竦然歆羨咸曰入國朝
來武胄固有登名儒科者然而侯伯子孫未始有之
有之始自會宣伯之孫於戲仁以希有爲榮矧策武
功而受諾券登文科而掌絲綸其爲榮也尤偉然其
所以爲榮者非由上之人振作而錫予之曷克以臻
茲哉是則一門之中三世之間冠蟬珥貂曳組鳴玉
仡仡武弁烜赫於前雖雖儒紳委蛇於後何者而非
上之恩哉夫恩出於一固以爲幸矧至於再至於三
又將由是而底於百千萬而無已也哉公也繼會宣
之後開中書之先厥考勒功鐵券爲國之勛臣厥嗣
登名金榜掌帝之外制往者受恩於前久而彌光來
者承恩於後引而弗替名堂以重恩豈不名稱其實

哉雖然莫大之恩雖出於上而其所以致其來錫而致于屢施而疊被者則又在乎人臣盡心竭力於下世世相承而不已也夫然非但以盡人臣匪躬之忠亦以衍人子不匱之孝焉公之子若孫若曾玄若昂來仍雲登公之堂瞻公之扁尙體公之心思有以濟其世美延其世賞以永荷聖恩於無終窮哉予嘗王公家有契誼之素故爲公記其堂俾書於壁以示其後人

存耕堂記

祁門汪君字存耕卽其字扁其所居葢摘唐賀知章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語也其子鄉貢進士恕隨計來京師介其友康永韶謁予記夫有有形之地有無形之地有形之地阡陌連接原隰界畫畛畷有廣狹生息有厚薄苟取之不以道得之不以義留之家家不能受留之子孫子孫不能守甚至豪奪強取刑禍戮辱不一再傳而失之者多矣惟無形之地基址本固町畦不立不假鋤治而生意常存不待灌溉而靈源自滋水旱不能災豪右不能奪大僅方寸

而所收之利倍於膏腴之壤千萬焉比二者而觀之其爲子孫計慮孰遠哉此古之君子所以寔舍彼而取此也汪故新安故家世以積善相承以春秋爲學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其世業之蓄畬也積善以爲基存心以爲地治經以爲菑畬先世所以植生產以遺子孫者博且遠矣而君又克承先世標表以示後人其知本哉子恕果能拓善基廣心地收經畬之獲以春秋登乙科進士掌百里之教謂非君存之之效可乎雖然存者君也存之又存又不能無望於君之後人

經訓堂記

堂以經訓名有取於韓子之語也噫世之人知菑畬其經訓者誰歟寶安陳君志道蓋有見於此矣君邑大家世業以農家學以儒宋元以來代有名德顯宦至於今不衰夫家道所以久昌者以世守之有田也家聲所以益振者以家傳之有經也世世莫不然而未嘗明言其所以然至君乃標出韓子此語以名其堂蓋以示其子若孫若曾元以至於雲仍之遠俾其

咸知所守而服習之以無廢其先業真誠知所本哉
有唐之世制民之產有世業有口分予於

原本於說
為乃今據

賈本謂家有之經者其君家之口分歟使凡為君之子若

孫人分一經而治之易三百八十四爻則所得者三
百八十四畝也書五十八篇則所得者三百五畝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則所得者二百四十二畝
也於禮之三百三千所得亦如之居則資之以養身

出則挾之以濟世以此為口分之業疏理之灌溉之
艾夷蘊崇之以封殖夫世有之恒產豈不愈久而愈

遠愈大而愈光也乎志道名用原捐館舍餘十年矣
而堂巋然不廢如昔時堂不廢則名不廢名不廢則
凡所以登其堂而觀其名者可不體其心服其訓而
思所以究其心於聖賢之經傳以不廢其業也哉君
之弟用貞以吳江司訓秩滿來京師需予文以為堂
記予重用貞不死其兄而又能充大其兄之志也於
是乎書以歸之俾其持歸寘諸其堂之壁以示夫其
後之人

甘節堂記

無非無儀婦人之常不幸遭人倫之變而得專節之名豈甘爲是歟不得已也然其始終一節忘其苦而以爲甘至於死而不悔蓋必有以見夫天理民彝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則又非不得已也予於三山李母甘節堂深有感焉母年十九歸邑人李宗衡十年宗衡卒時母年二十又八止生子陞甫六歲家徒四壁室如懸罄內外期功之親無一足恃者旦暮紡織以自給百凡大小之事無一不身任其勞內而祀事外而公家之賦教子之需鄉鄰往來之禮節咸取給於已艱難阨塞備嘗之矣人視之以爲不勝其苦矣而母則未嘗告勞焉非不知勞忘其爲勞也非獨忘於口而且忘於身非獨忘於身而併與心忘之矣嗚呼芻豢之甘而荼堇之嗜非不知荼堇之苦也蓋必有以甘之者矣甘之故忘之忘之故安之安之故能始終一節至死不悔焉彼嗜甘而苦之者抑又何人與李母於此蓋必真有以見天理民彝之所當然者有不容已非不得已而然者也用能持守門戶教育

子孫至于今日蓋始終五十餘年矣今以希有之年
康健之體得見二孫同領鄉薦而次孫廷美又登甲
第蒙恩歸榮李氏之門自此駸駸光大謂非母守節
之效可乎廷美介其師林用清求予文以記其所謂
甘節堂者予以蚤孤親見吾母太孺人之所以甘其
苦者無異於李母焉故爲之記如此俾廷美持歸書
堂之壁若其守節之始末則有以俟乎當代立言之
君子爲之傳

春和堂記

錫山周君濟廣世業軒岐之術而以瘍醫名于遠近
既而有以其名聞于朝者選入上方嘗扁其居藥之
室曰春和隨所至而揭焉適予冢子得疾或以君薦
予延而診視之接見之頃言溫而氣和薰然陽春之
可掬也及其觀色察氣問症用藥七劑之加則又有
如春風扇和凍者以解稿者以甦勃然生氣漸回而
鬱達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曾未幾時吾子之氣
復和適沉疴去其體如一陽來復於隆冬沍寒之後
日復一日今則馴至於三陽開泰之時矣所以然者

蓋由其推腔中生意之春以和煦之也予生平止一
子宗訪所繫感君之惠莫大焉方圖所以報之者知
君者咸曰君於世利無所好所尚者文爾盍爲記其
居藥之室嗟夫一元之氣流行天地之間一陽而復
二陽而臨三陽而天地交泰則和矣和則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而萬物之蠢然者於是躍然以起翕然以
交安然以適矣豈非天地之至和者哉君以是名堂
詩所謂惟其有之者乎惟其有之故能聚其所得於
天者於一腔之內又能推其所得於已者於一世之
人也何者天之德元亨利貞天之時春夏秋冬而時
之用則生長收藏也在天之元時之春物之生其在
人則仁乎醫也者仁之術也蒙莊氏有言醫門多疾
蓋以有疾者必趨於醫之門如積陰之物競向於春
陽鬱結之氣亟求其和適也當夫春之三月和氣發
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凡六氣十有八候無非春陽
布發生之令天氣應人養生之道逆之則有所傷而
氣少不足以奉夏長之令焉夫春陽之氣旣垂則夏
無以爲蕃秀而奉收秋無以爲容平而奉藏冬無以

爲閉藏而奉生是知一春之氣三陽之和流通於九月之中散見於十有八氣五十四候之內何者而非一春之和哉古之至人知乎此理故保穉陽於來復之始暢全陽於交泰之時所以三時之本爲萬物之先以固其根以滋其苗以復其命有由然也是知一春爲四時之本一和爲萬物之原人能歛天之春以爲一心之和和其運調其化析其鬱氣資其化原復其所主先其所因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者補之佐以所利調以所宜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如此則不和者和矣夫春氣之和自然之和也而人使人身之和亦如春之和焉此其所以爲萬物之靈而能輔相天地之所不及也歟但其職有崇卑故所及有廣狹耳推原所自雖由於神聖工巧而實本於虛靈知覺之心是故風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人之七情也六氣不爲淫所勝則天之氣和矣七情不爲欲所乖則人之心和矣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

不然則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亦可使之各得其所而懽忻交通矣况夫一人之身也哉予也以儒而論醫既本醫之說以爲堂記及其末也請以儒之道終焉繼君之後者居斯堂誦斯記尙存孔思之心以衍軒岐之術哉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敷重編

光緒五年二月邑後學陳之修重校

重編瓊臺會稿文集卷之十一終
重編瓊臺會稿文集卷之十二

明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記

世德堂記

瓊城西郭大姓沈氏其先越之山陰人在宋有諱翥者仕爲戶部侍郎咸淳中謫官來瓊子孫因居澤山之龍井村國朝永樂中始遷於條塘之黃瀛後又遷於壠窩是爲今居侍郎公之五世孫悌所葺也悌號瓏窠居士爲人易直而好義獵涉書史善議論喜歌

詠家饒於貲未嘗凌人傲物雖不孜孜於學問然其所存所行率多合於理成化壬辰以舊居卑隘乃改卜於高爽之地既落成適予曰翥字子羽號秋澗則始來瓊者也十世曰顥字清淑山陰教諭曰頥字養正以蔭補將仕郎曰興翁字復古又自瓊復越五世以下至頥皆塋雪嶼惟顥與興翁塋黃枋焉十一世諱祐字仲和十三世諱存性國初本府儒學訓導生子衮乃居士父也惟沈氏自宋以來至於居士蓋十有四世而居瓊則六世矣世世以德相承其爲基也甚厚而固至居士又能拓而大之培而益之雖功名事業不逮昔人之顯赫然而貲產之豐規模之遠先業賴以維持後人得以憑藉繼此以起者安知其無若秋澗翁者之出於其間哉所以然者前人以一德而立其基後人以一德而嗣其業自茲以往至於千百世之久心非仁不存事非義不爲處則爲孝子出則爲忠臣本仁義以相傳衍宗支於悠久何者而非自此德申來耶予家於居士有世好而伯兄伯清於居士交莫逆視予昆仲殆所謂異姓兄弟者也予叨

瑛臺會稿 卷十三
官禁林以文章爲職業於凡天下士夫有所述作必假筆於予顧於通家之好獨無一言可乎朝退援筆書此寓歸付居士子淵源清浩朝夕玩焉且以示其後之人於無窮

鍾秀堂記

秀鍾於天平地乎人乎鍾以天若箕宿爲說昴精爲何是已鍾以地若山以東相山以西將是已鍾以人若高辛有元高陽有凱是已要之稟陰陽之粹和孕山川之精華襲先世之芳澤妙合其二凝結於一儲蓄於厥中穎出於其類夫是之謂鍾秀歟昔歲在辛酉祁門程公顯擢秀京闈來歸邑里邑大夫顏侯表其門曰鍾秀蓋於三者之義兼有取焉後公果以進士乙科掌百里文教超拜王相綽有令譽顏侯所以表門之義至是益驗矣景泰甲戌公之子泰承其家教登名黃甲拜地官屬乃者荷天子厚恩錫誥加封其親公於是時亦以耆艾致事家居泰因取邑大夫所以表門者顏其所居之堂間命予記嗟乎秀之所鍾豈偶然而已哉不得乎天則其稟氣也弗醅不得

平地則其賦形也弗厚不得乎人則其爲德也弗類然則程氏所以鍾厥秀美者抑亦有由矣蓋以方今聖明繼出氣運還淳化行於上物生於下無非得其清明淳厚之氣公家新安又在天子畿甸近地山川之勝宏偉非常其所以含靈發祥又非偏州下邑比而公之先世自忠壯公而下代有顯宦所以鍾而秀美者蓋兼三者而有之不誣也吾知秀之所鍾不獨在公固已見於公之子矣由是而孫而曾而玄以至百千萬世焉蓋未艾也是爲記

思補堂記

古之君子其心無斯須而不在民也故雖處山林之深邃廟堂之崇高而其心恒周流乎荒涼蒙翳之野陋巷窮閭之中鰥寡孤獨饑寒流離疾苦悲啼之處惻然如身在其間耳聞其聲目擊其事爲之委曲思慮必使之得其所然後已况親爲牧者乎親爲之牧則目親見耳親聞身親在其間而不一動心也以爲深思遠慮則是忍人也豈所謂民之父母乎且父母之於子鞠之育之出入顧復之念其饑寒卹其勞苦

防其疾疹而又爲之營貲產以養其生延師傅以成其業凡可以紓目前之患而豫爲他日之地者無所不用其心焉今之爲民父母者果能如是否乎不能若是冒父母之名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者也不能盡其道而徒欲責民之盡子道以事乎我難矣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在天屬則然也吏之於民非天屬也受君命耳受命而來居其位以子乎民民父母我我不能用君命以子之且虐之焉一旦奪其命以畀他人則我塗人也前則父母我後則塗人我無他視君命之去留焉耳然則爲民父母者可不思所以盡其道哉淮陰畢君玉以名進士知曲陽縣之又明年政行惠流民心浹和乃爲燕居之堂於廳事之後扁曰思補蓋取前令朱君伯堅所改亭名也亭舊名環翠洪武中朱君重建而易以斯名今亭亦廢矣君距朱君後七十又二年始爲此堂而有取乎其舊名者蓋思所以補報乎朝廷也噫知愛乎民則知所以忠乎君矣予因君之請而爲之記如此使凡世之吏茲土而居茲堂者尙因予言以思君之恩於無窮

冲和堂記

廬陵郡之北有山巋然紆徐而環抱曰鍾山山之下有壽藏焉穴土而甃之以甓又築室其間扁曰冲和邑之義官陳君勗讓豫爲藏衣冠之所也旣成以書來京師俾其從子秋官郎中時莊求記其事而屬筆於予予聞老氏有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嗟乎豈獨人哉山川亦然故凡天下之山其脉皆發於西北而連綿起伏以至乎東南西北陰也東南陽也而扶輿清淑之氣實流行乎其間如人之生也面陽而背陰而清明純粹之氣寓焉人之與山其抱負之形冲和之氣一而已矣山而聚扶輿清淑之氣其爲山也靈人而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爲人也賢人之所以賢者以其鍾是山川之氣也是氣也出於天凝於地融結爲山川而發露於人夫得是氣以成質質由是氣以聚散其聚也出於是其散也亦必返於是散清明純粹之氣返扶輿清淑之原冲和妙合網緼無間殆將周流太虛以復歸於太極無極之真矣乎不然則發而爲卿雲蒸而爲靈芝凝而爲貞石不可

知也陳君以是名其室其庶幾所謂復命之常知常之明者乎觀於此可以知其爲人焉於是乎書

葑溪草堂記

古之君子存心也豫其志卓然有以定乎其中其理躍如有以見乎其前是以前進其退皆豫有以爲之地而不苟右都御史韓公吳人而生長于燕旣仕而始復於吳治第於葑溪之上葢豫以爲退休歸宿之地也其園林池沼之勝甲於吳下世擬之以李衛公之平泉莊司馬公之獨樂園君子謂其有西洛之勝而無贊皇之奇云中爲草堂數楹公自記之間以書來俾予記其後昔諸葛武侯隱居南陽不求聞達感昭烈三顧之勤奮然爲之畫策凡其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其規模布置一一皆草廬巾語非豫有定見能若是乎及其相昭烈以區區一隅之蜀當吳魏之強身都將相手握重兵自校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固若不暇爲私計計者然於成都置田十五頃種桑八百株固以豫爲退步之地以見君子之出處進退固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當無心必爲之時已留

心於事中方有心應用之際已置心於物外未進而
豫進之之資未退而豫退之之具是以其進也道前
定而運用不窮其退也志前定而勇決無疑古今豪
傑之士所見皆同蓋如是今都憲公受朝廷委託之
重付以嶺海數千里之地十數萬之人凡居是邦耕
於野戍于邊處於室家行於道途者咸恃以保障覆
育之生者恃以養死者恃以葬喁喁然嗷嗷然仰公
以爲命惟恐一日公去而我無所恃以爲生孰肯一
日釋公去哉矧上方倚注將大用之以溥其澤於天
下天下之人求所願欲而不遂者亦爭欲得公以專
其惠於已而不可得傾耳而聽翹首而望者在在而
有公炳幾先物非不知人不已釋而已無可去之理
然猶汲汲然豫爲決不可得之計者其亦武侯之意
歟公自爲記所以紀其創置之始末布置之規模與
夫生平成立之艱難後人保守之當謹者固已詳且
盡矣予毋庸置喙於其間行將北上道吳中登魏公
醉白之堂以求溫公之所獨樂者以致高山仰止之
意云謹先此以記

東郭別墅記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殷公世居涿城之西其先考贈尚書公以郡文學歸老故鄉嘗於城東營別墅以爲娛老之地至是公以年至乞致士蒙恩來歸乃卽故址起其廢而新之四周有垣中有亭汲有井蔬有畦補其缺而浚其湮凡昔所有者悉復其舊又加闢焉曾未幾時蔚然成林遂擅涿郡一時園亭之勝旣而以書來屬予記曰某以正統己未進士歷官戶部主事兵部郎中進二通政兩知府事陞山西叅政左右布政使人副都臺兩巡邊方叨備六卿再掌國計輔儲官至是休致終始仕途幾五十年或南或北時內時外大約通朝籍之日居多所居之鄉密邇官闕急馳之騎朝發夕可至然拘於職任不敢顧其私今幸天假我以年佚我以老皇上優臣以閑使得以桑榆之景遂其田園之樂以終先大夫之志幸莫大焉向同朝時曾屬吾子豫爲之記旣蒙以諾今幸復其舊規成其素志幸勿食其前言竊惟古之仕者不出其鄉家有定居仕有世祿王朝卿士皆出自畿甸大者

食采地小者給恒產外自侯國入者無幾焉故凡仕於國者得以不廢其家唐宋盛時朝臣自退外入仕者晚而休致率居陪京或別都唐都雍其士夫多居陝洛同華宋都汴其士夫多居洛睢陳許其間亦有仍居輦轂下遇行大禮猶與陪位我朝雖並建兩京而南北相去懸遠士夫解官者率遠歸其鄉一出國門瞻望闕庭如在天上回思舊游如隔世人生何幸而生畿甸之間列職朝行雲山伊邇歸老鄉邑天庭咫尺仕如不仕休而不休焉一何幸哉公家近甸世有田園之樂年甫弱冠卽舍之而仕今則年屆古稀矣始得來歸以復其故業遂其初志徜徉樊圃之中偃仰林亭之上席落落之長松裊茸茸之豐草易朱絃以山溜代黃封以石泉享夫清閑和樂之適以償夫奔走叢脞之勞嘉時令節天朗氣清陟崇丘以引領立黃庭而延佇瞻天闕於紅雲紫氣之中仰宸居於太乙勾陳之上目繫而心存予固知公之心無一日而不在國也亦何異於公疇昔之在朝而於其私家也哉古之君子不以遠近易其心不以豐約改

其節公益有焉故予今爲公記畧其景而原其心

偏涼汀亭記

大行西來數千里環帝都而東又數百里散一支南
出爲平灤諸山灤河自塞外迤邐東南行人平灤境
始益大去灤州城北三里許橫渡山下是爲偏涼汀
汀處衆山間據川流之匯山之列其旁者若魯若巖
若紫金瓦嶺之屬參錯連亘狡狴踞而龍蛇走其間
林壑幽勝草木蔥蒨水之經其下者若濼若沮若清
水肥河之類下流胥會膏黛渟而綺縠張其間鳧鴈
翔集鱗族潛泳是誠一郡之奇觀也昔人鑿石通道
因山建亭歲久而圯近時中貴人重爲脩築然未殫
厥美也乃天順庚辰御馬監韋公將命道茲因舊加
高下爲闕門上爲新亭規制宏侈丹碧照映登臨眺
望一目千里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與夫風景雲
物之美咸若踴躍奮迅而突出也知永平府事古相
周侯晟按屬至斯慨然嘆曰是不可以無紀乃以書
走京師徵予記予復之曰山川信美矣景物亦奇矣
矚目之頃可以盡得之奚用記爲哉然有不可不知

者蓋茲地在古爲孤竹國漢唐時皆屬內地不幸五代初始辱於夷狄始終四百五十餘年當是時山川如故而其人則貿貿焉忘其爲華也久矣人倫日用之常尙不可得而有況有所謂山水登臨之樂者哉幸而我高皇帝再造天地大正疆界茲地始復於古職方氏今日二三君子得以於此因勝地以恣奇觀可不知所自哉登斯亭也見行旅往來於此以車以舟而無水陸之虞居民環處于此或田或漁而遂生育之樂近而瞰乎城市官寺屋宇衣冠文物如此其咸遠而望乎邊徼城堞樓增烽堠關隘如此其固若是者孰使之然歟要不可不之知也後之人有事過此而登茲亭者其尙悠然而長思惻然而深慮矣乎於是乎記

半山亭記

廬江縣治之西一舍許有山曰黃銅邑人丁氏世居焉形勢迴抱風氣環合蓋一邑山川之勝處也峰巒列峙中一峰巋然獨秀出於衆峯之表丁氏之居正據其勝遠而望之蔚然深茂之中而棟宇簷楹蔽虧

於林木之間隱然爲一鄉望也丁氏之彥繼仁甫以爲既有幽深之地以定其居止不可無高明之所以廣其瞻眺爰於銅山之半稍南處盤石之間占其形勝構以爲亭扁之曰半山

原本有又曰感世逸樂六字今據賈本刪去

環

亭四顧萬景畢聚仰而山巔有龍王之廟俯而林麓有居士之祠古木千章喬松萬本有隄堰以灌溉有河流以演迤真人世勝境也繇亭而上直抵山巔允夫廬江之名山大川山若大凹馬槽治父之類川若巢湖黃陂沙河之屬矚日之頃皆可以一覽而無餘

嗟乎居半山之間而享全山之勝非徒得此一山之景而凡廬江一邑之奇無不在焉又非徒得其一邑之奇而凡廬郡二州五邑之勝無不盡焉丁氏世居于茲受其山川風氣之全而專有一方之奇勝豈非居得其地耶居得其地又能據其勝而享其樂丁君其亦可人哉君名恕繼仁其字澗篤而坦夷鄉里稱爲善人蓋隱而有德者也其子鴻臚寺序班某介其姻地官主事王克常求予記惟昔王文公以半山老人自號而繼仁之名其亭偶有以合之蓋無心而冥

瓊臺會稿 卷十三
會也半山老人一生泊沒於聲名榮利之途迨其晚年退居金陵始得半山而憇息焉豈若繼仁生于山長于山出入起居所夕周旋于林泉澗石之中未嘗一日離也名曰半山而實得夫衆山形勝之全其文章功業固不敢望古之人然其所居之山之名偶與之同其山間所有若雲若霞若烟若霏若水石若草木若花卉若鳥獸虫魚有天然之趣有自然之景有適然之樂取之而不見其窮玩之而不厭其煩用之而不知其虧蓋自幼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在茲山之中身居其半而目極其全身享其實而心樂其適而又傳之子姓世世無窮古之半山老人有是哉無是哉有與無不必計姑爲之記俾其子寓歸畀繼仁勒於石而寘諸其亭之壁以遺其後人

松軒記

增城曾君三省世居邑之槎岡隱居自樂平生於物無所嗜好性獨好松環所居樹松千百株構屋其間扁曰松軒朝夕吟嘯其間歌曰松葉葦葦兮花菲菲花以釀酒兮充吾饑我且醉飽兮焉知是與非又歌

曰松樹偃蹇兮陰檀欒據樹以哦兮陰陰以眠卧起
其間兮聊以終吾年歌罷飲酒獨酌半酣支頤以卧
如是者日以爲常熙熙然陶陶然不知天壤間物何
者足以當此也君之壻進士吳君澹觀政京師每以
語予未幾其子瑞來視進士君因承君意以記見請
予聞人各有所好而其所好者往往皆其氣類之相
似意趣之相孚者不苟然也予雖未君識卽其所好
以想其爲人意者其人必稟受不偏超出羣類如莊
子所謂受命獨青者歟禮以制心確然堅固如戴記
所謂有心者歟持守堅定不爲物變如夫子所謂後
凋者歟不然何其於他物一無所好而於松焉獨好
之篤也如此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君之謂矣夫
似之斯好之好之斯樂之樂之之至則物我兩忘彼
此交喪物其我乎我其物乎混混然合而一之矣不
可得而知之矣君之於松也殆有得於此矣乎不可
知也請書此以爲記進士君曰唯遂書之授瑞歸以
遺君賓諸軒間

天順三年

梅軒記

卽一物之微而可以觀世變之大者吾於梅有感焉
梅之爲物著於書咏於詩雜見於騷人文士之所賦
詠然其初也不過用其實而已馴至於後世始顯於
華顯而實之用微矣嗚呼天下物豈獨梅哉梅其小
者耳由小可以觀大矣有能於波頽瀾倒之餘而有
歛華就實之見豈非有志之士哉寶安袁生秉彝構
軒數楹以爲藏脩之所於軒之前植梅數本當其感
開之時恒指以示人曰吾非有取於是蓋將俟其實
以爲和羹之用也噫觀於是言可以知其志矣人皆
務其華我獨歛以實人皆驚於文我獨篤以行不混
俗以同不隨世以趣蓋有志之士也嗟夫天以陰陽
五行化生萬物而賦其全於人有仁義禮智信之德
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聖賢以爲之師
法有經史以爲之軌範顧皆置焉而罔知所以用功
乃指一草一木之微囂囂然以號諸人曰是物之趣
有契於予予取而法之也豈非妄歟且冷蘂疎枝何
有於吾之性情淡香疎影何預於吾之身心折枝以
贈何似乎簡書踏雪以尋何資乎日用巡簷索笑何

爲也竹外一枝何好也世之學者動以師法孔子爲言孔子刪述六經而梅兩見於詩書皆以其實也而後世之所以愛乎梅者則以其華焉是則孔子不足法詩書不足取而何遜林逋之徒真可慕也豈不悖哉君生也可謂能學孔子者也觀此一事可以知其餘矣他日用於世幸毋易茲志生之仲兄戶部君秉中予友也命予記其軒故書此以復之且以致吾感云

林軒記

順邑之大羅鄉文溪之上蔚然衆木間有宅一區曰林軒邑人黎君平叔栖息之處也文溪地宜木木生其間者非一類有其林可爲棟宇者可作舟輿者可備器用者又有其實可供食茹者其華葉可供觀玩者凡地之所宜無不有之君卧起輒著屐持杖循行衆木間縱橫周折隨其意之所如且行且咏少倦則歸偃息軒中嗚嗚然作吟哦聲不少輟旣而洞開八窓憑闌四顧喟然嘆曰天地如許之大而我栖息止於一軒一軒之寓止於一林何其小也又自解曰我寓軒間軒寓林間林寓嶺海間嶺海寓天地間天地

寓太虛間由是觀之吾軒亦豈小哉且不聞地之五
土乎山林其一土也又不聞造化之五行乎木其一
行也木以成林而我之軒居林間于焉以俯察地理
以仰觀天文天之生地之成作酸之味曲直之性積
小以高大之勢其樂豈下於古人哉古之人如孔子
所植之檜惠施所據之梧莊生所稱之椿吾之林有
之伯夷所食之薇屈子所紉之蘭商皓所茹之芝吾
之林有之王子猷所種之竹陶處士所採之菊林君
復所愛之梅吾之林有之以至楚頌之嘉樹蜀賦之
側生漢史之蒟醬吾之林亦皆有之然此之所有皆
一物之奇一事之用若夫南郭子綦聞大木百圍之
竅穴而有以見夫之調調之刁刁然庶幾齊乎物歟
慶梓齊以忘其枝體入山林以成見錄庶幾疑於神
歟有虞氏居深山中以與木石居庶幾忘乎我歟夫
然是能以一而盡萬精其麤大其小而會萬于一也
哉君之子遲以進士舉來京師述君言請予爲林軒
記予不識君而觀遲之彥而有文立志高遠異時秀
窮林而風聲聞四海者其在茲乎於是乎援筆廣君

意爲林軒記授暹歸書于軒之壁

博雅軒記

學不可不博博而雅焉斯爲可尙羊城吳永年氏構軒以藏脩左右列書籍自六經以下史傳子集凡世所有及力可致者無不咸在永年日居其間蚤暮孜孜口誦心惟取凡古之聖賢格言至訓名臣端士宏規懿範可師可法可爲鑑戒者識之於心體之於身行之於家而又豫蓄以爲他日從政之用若夫詭道悖德之談荒唐繆悠之說一切棄置不復少寓目焉

嗚呼其志可謂大矣嘗求工書者書博雅二大字揭楣間今年爲有司勸駕來京師介其姻林宗敬求予記予惟有書契以來文籍之存於世者日新月盛出則汗牛馬處則充棟宇不爲不多矣然而飾邪說文奸言齟字鬼瑣者有之矣縱性情亂是非恣睢利跂者有之矣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怪說甚至察而不急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者有之矣劇目鉢心搯擢胃腎鍛鍊於一字一語之間以爲工巧取黃配白神出鬼沒聽之則固成章若可嘉要其歸宿則漠

然無所用於世者有之矣悖逆天理滅絕人倫肆爲
引濶勝大之說汗漫不經妖誕幻惑不言六合而言
其外不言當世而言世之未來者有之矣若是者大
之不可以理天下次之不可以理一家小之不可以
理一身縱無一不通無一不知奚以哉此君子之學
所以貴乎博博而尤貴乎雅也是故道陰陽之書莫
雅乎易彼京房焦贛之災異非雅也紀政事之典莫
雅乎書彼汲冢竹書之奇怪非雅也理性情之辭莫
雅乎詩彼風雲月露之蕪穢非雅也正名分之史莫
雅乎春秋彼擊排冒沒之偏黨非雅也謹節文之儀
莫雅乎禮彼委巷綿蕞之駁雜非雅也是五者雅正
之經也傳之萬世而可行行之無弊者也其他如儒
先之駕說史氏之紀載詩人之詠歌亦或有爾雅者
焉於此乎博而求之求而擇之擇而服之以爲身心
家國之助斯不亦尤可尚乎哉

稽古軒記

天地有初也生民有初也凡天下之萬事萬物亦莫
不有初也自吾有生之前以遡夫天地生民事物有

初之始皆古也今時所謂古乃昔時之今非物有古
今也時焉而已昔文公先生作小學書以教萬世始
於立教繼以明倫敬身而終於稽古蓋歷傳記接見
聞紀述古人之嘉言善行以實前言也人生八歲入
小學則以是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廣其見聞而示之
以法則也海南節使周遠士毅自幼開敏異常方入
小學時從師讀文公是書則慨然興起知所嚮往稍
長嗣祖職以僉衛事公暇輒親近儒生購求書籍度
于軒窗之中時會師友以講閱焉扁其軒曰稽古蓋
有取文公立教之意也以予鄉先達與厥祖廣平公
爲夙契世有通家之好求予文爲記予惟稽古之言
始見于虞書之堯典舜親授受于堯僅再世也虞廷
史臣述堯之事遠以稽古爲言由是觀之所謂古也
者非必閎世久遠也則雖父子易世之間咸可謂之
古矣雖然古豈易稽哉昔秦延君解堯典粵若稽古
殆三萬言自堯至舜一代尙然况生千載之下而欲
考千百載以上之事世代遼邈典籍浩繁必欲一一
以盡之非窮晝夜竭心思耳目之力一息不容少懈

者豈易能哉是以古人有近思切已之說焉士毅出
自武胄食世祿以爲武官所業者武事所聯比者武
將所統馭者武卒近而思之切於已者尤在武焉予
願士毅公退之餘涉獵討論之際遠歷乎傳記近接
乎見聞以求古人之嘉言善行究諸心而服行之無
敦焉古人嘉言有所謂委質爲臣無有二心也食人
之祿則死人之事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貴謀而賤戰
必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毋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古人善行
有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與士卒同甘苦者以全
取勝先計而後戰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者雅歌
投壺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者蕩佚簡易寬小過而
總大綱者釋古人言行而取之以爲吾身今日之用
雖聖賢切問近思之學不外是矣豈但一武將之事
而已士毅勉乎哉毋徒慕其名而必旣其實也誠如
是予知廣平公於九原之下聞其孫能稽古論以服
行之又聞予以言而獎勵之地下有靈殆將粲然而

瓊臺會稿 卷三
撫掌矣乎於是乎記

清風樓記

清風樓在蕪湖縣治之北俯瞰大江乃前御史黃公用遜所居也其地舊名驛磯宋人嘗建驛置于此成化初元邑令陳侯源始于此立蠟磯劉夫人行祠祀三國吳大帝妃越若干年星沙劉侯廷式以進士來知縣事於祠前隙地構樓四楹取東坡清風閣記之意名之功未就緒召入內臺而東廣林侯世遠繼其後乃落成之樓蓋爲黃公建也而名之以清風者豈非以公之平生風度澄澈而有似風之行水乎夫風無往而不在於水也尤爲清焉萬里長江之濱構爲高虛之居縱目以爲廣大之觀處身旣高寓目斯遠當夫天朗氣清之時長天無雲一碧千里清風徐來微濤蹙而成紋旋流迴而成渦湛波澄而徹底真天下之奇觀也亦天下之真趣也天光雲影徘徊上下紆徐演漾以汎之軒窗欄楯帷幔之中出入懷袖披拂衣巾透徹於骨髓之間無一點塵濁氣水旣清矣風亦清焉矧樓居主人稟乾坤清氣擺脫乎塵

氛埃壙之外清風高節慕尚古人而一時宦寓凡爲
創建及游從者何者而非清高絕俗之士哉夫江自
岷山而下至此萬里矣放乎虛空棹乎無垠而聚此
江澣尋丈之樓矚目之頃而風水之極觀於是乎備
方公年少時乘長風破巨浪縱其所如一日千里所
至人仰望其風裁益凜凜然中年以來收其湖海之
氣於此一樓之間風力劣於前而目力則優矣風聲
雖不遠而受用則無盡藏矣以此較彼畧亦相當雖
然與其得彼也寧得此予指日南歸道于湖方將登
公之樓以挹長江之清而共享此快哉之風尙期相
與賦之

長樂居記

出瓊城而南微折而西幾三舍許有地名曰北衝蓋
古所謂羅源璞鄉也有氏王者自閩而來居于茲不
知凡幾世至王君才者淳謹而明爽幼以民俊鼓篋
鄉校旣而以親老宗單主祀者多人言于有司歸隱
焉恒自嘆曰士大夫生天地間當爲天地間用然後
爲不負天地之所生進則表率乎天下退則矩範乎

一鄉不但已也吾少有志世用然而卒不致其用用
於天下吾無其位與地與其時固不得以行吾志若
夫由吾一家而達於吾鄉井之間吾身之所在足之
所履耳目之所及量其力可以爲揣其分所當爲卽
其所居之地隨其可爲之事而樂其日用之天志雖
不行於天下亦可以行於一家一鄉也鷄鳴而起盥
嗽之餘卽披衣持杖循行階除間迤邐而出於庭院
園圃之中左顧右盼某地可畦某地可畛某地可隴
或宜于蔬或宜于果或宜于藥或宜于竹于木某種
可蒔或可以分或可以移或可以脩飾剪剔燥而灌
之瘠而糞之穢而除之柔弱而扶持之欹側而植立
之然後呼童僕而命之隨其宜而施其功朝如是暮
如是今歲如是嗣歲復如是積之歲年日計不足月
計有餘閱歲久乃大有所成就遠而望之蔚然而成
林近而卽之井然有條理粲然相錯雜竹樹列而濃
陰野花發而幽香真人間勝景也乃引山泉做蘭亭
遺製爲曲水以爲流觴樂客之所又於曲水之旁鑿
爲深池池之中構亭以避暑池上闢爲園雜蒔百花

開軒其間題曰適意暇日與客徜徉園中日以成趣
倚軒以暢幽懷登亭以避煩囂興闌而倦則據石而
坐草泛羽觴於曲水中一觴一噉以樂其自然之天
自幼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樂其間其樂可謂長
也已矣非但自樂其樂而又以是樂傳之子若孫若
曾若玄百千萬年無有窮矣乃總名之曰長樂居豈
不名稱其實哉君之冢子冕爲有司勸駕來京師乃
持君所自述者求予文爲長樂居記予與君同生海
隅同爲庠生予出仕而君歸隱今俱白首矣凡予之
所成就者他人視之固若有大可樂者然以已視之
恒見其憂而未見其所以樂焉王君之志雖不克大
行於天下而其所以安于一家克于一鄉者則固優
游而有餘寬綽而不拘從容而自如舉目之間移步
之頃何者而非其樂哉樂不徒樂而且至于長焉樂
乎哉王君足不出乎州里夢不至乎市朝生於斯長
於斯老於斯聚親屬於斯死塋祭於斯禮不云乎樂
樂其所自生而諺亦云人從生處樂王君斂其所以
不用天下之志而用之於一家一鄉聚景以成趣卽

瑛臺會和 卷三
三
趣以生樂此其樂所以生生不已而至於長哉予不
久歸老於鄉行將訪君之居而卽其所以樂者而共
樂之君其肯分予以半席否

雲軒記

山東饒司批驗大使朱珍公澤顏其居曰雲軒因以
自號蓋有取乎晉陶靖節歸去來辭所謂雲無心而
出岫之意也嗟乎人惟無心然後能應彼有心者先
構一物於胷中其未出也豫期於將然之先其既出
也取必於已然之際卒之期者未必如所期必者不
能如所必至於狼狽而歸者多矣此無他私心害之
也盍觀諸雲乎觸石而出膚寸而合瀾漫乎虛空之
間山林之衝草木之岑蔚似砲車者似赤鳥者似擘
絮者似車蓋者似金柯玉葉者似白衣蒼狗者油然
而作奇形詭狀體態不一霈然而雨天下澤萬物何
嘗有心乎哉雖然奚止於雲天地之大亦無心而成
化也聖賢法天時以屈伸時行則行焉嗚呼物豈獨
雲哉而陶子顓顓歸之蓋因其偶然之見以寓其悠
然之意焉耳公澤摘是名軒亦不可謂無所見也予

聞公澤少無宦情偶爲公府所辟遂循資以得今官
蓋庶幾所謂無心者則取無心之物以爲軒名以爲
已號不亦宜乎今年考滿來京師持予鄉人饒司知
事馮君書求記於是乎書

留耕亭記

瓊大姓附城而居者東則稱唐氏唐氏世多賢至履
正翁尤仁厚長者嘗去所居一里而近平田中築土
爲墩墩上構草亭日登其間以督耕者以觀稼穡一
日携諸子遊焉屢顧而嘆時子彥宜侍側踞而問曰
大人何嘆也翁曰吾悲夫人家之盛衰不常而盈虛
消息之理恒乘除於其間也天地間萬有皆不可恃
所可恃者吾方寸間耿耿者爾試與爾觀之眇眇而
芄芄環吾亭之址以至於目力之所不可盡藐綿倉
莽之際孰非膏腴之田乎是田也非一家所有也有
之者固有世業數十百年者矣又有不數年間而屢
易主者矣或暫得而遽失或失之未久而遽復是雖
無情之物而人家之成敗興替恒必由之惟其得之
也以義則能相與悠久而不失不幸而失焉亦將不

旋踵而來歸矣彼得以勢以力以計者卒反是嗚呼
自某人席勢以凌其人之卑弱也而豪奪其田自某
人恃力以欺其人之孤寡也而吞併其田自某人用
計以乘其人之愚暗也而巧取其田田今如故其人
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惟仁惟義可以久長凡其世
澤之遠家慶之長昌衍而賢明既廢而復興者皆自
其乃祖乃父方寸中來也小子識之彥宜再拜時翁
之弟履信以衡州府倅致政家居聞翁言而題之曰
吾兄之意其唐賀監詩所謂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
耕者與請摘其語以名其亭曰留耕翁曰然翁既捐
館彥宜以事來京師館於予泣以翁言見告且曰願
有記余翁之通家子也不忍辭遂掇翁語受彥宜俾
持歸以志諸其亭之壁時以語館閣中諸公咸嘆曰
有是哉各賦詩以美之凡若干首併附于左方

成化元年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

爾穀爾懿重編

光緒五年二月邑後學陳之修重校

重編瓊臺會稿文集卷之十二終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of text, including a large vertical column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table.

